

經部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五禮通考卷六十九

詳校官侍郎臣劉躍雲

給事中臣温常綬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繆琪

校對官中書臣吴甸華

謄録監生臣沈俟

五禮通考卷六十九

刑部尚書秦蕙田撰

吉禮六十九

宗廟制度

周禮天官典絲凡祭祀共黼畫組就之物注以給衣服冕旒及依盟巾之屬白與黑謂之黼采色一成曰就疏言凡祭祀者謂祭祀天地宗廟社稷山川之等故言凡以廣之云共黼畫者凡祭服皆畫衣繡裳但裳繡須絲衣畫不須絲而言共絲者大夫以上裳皆先染絲則玄衣亦須絲

為之乃畫故兼衣畫而言之也組就者謂以組為冕旒之就故組就連言之云之物者謂絲之物色共之又曰云以給衣服者經云共據王而言注云給據臣而言鄭欲見尊卑皆授絲物也言衣服釋經黼畫但周之冕服九章衣五章裳四章龍衮以下直言黼者據美者而言謂若詩云玄衮及黼尚書云麻冕黼裳之類云冕旒者釋經組就謂若弁師云十二就之等云及依者亦釋經黼此據祭祀謂若掌次大旅上帝設皇邸邸即屏風為黼文云盥巾者亦釋經黼謂若冪人職云王巾皆黼之類云之屬者殯有加斧於椁上及綃黼丹朱之類也云采色一成曰就者謂若典瑞云五采五就弁師十二就之等皆是采色一成為就也

薛氏季宣曰天子之巾曰黼巾位曰黼依無非黼也天子佩白玉而玄組綬素絲組之良馬五之則馬與佩亦用組也然祭祀之用絲者莫急于冕服黼畫則其服也組綬則其冕也在衣而繢在裳而繡黼之於

裳則繡矣此曰黼畫者周人以黼為尚耳謂曰玄衮及黼書曰麻冕黼裳此與絲之所以首黼畫也天子纅斿十有二就就成也曰組就者以組為就故與絲言良工者其致美乎黼冕之意歟

禮記月令季夏之月命婦官染采黼黻文章必以法故無或差貸注婦官染人也采五色黑黄蒼赤莫不質良毋敢詐偽注質正也良善也所用染者當得真采正善也以給郊廟祭祀之服

胡氏邦衡曰鄭謂后妃受內命婦獻繭非也據經云后妃獻繭則獻于王矣鄭又謂收外命婦繭稅案內宰職后妃率外內命婦蠶則繭稅亦內外均何必獨外命婦

仲秋之月乃命司服具飭衣裳文繡有恒制有小大度有長短衣服有量必循其故冠帶有常 注謂祭服也文謂畫也祭服之制畫衣而繡裳 疏此云文繡又下文别云衣服有量故鄭知此經謂祭服也經云具飭衣裳飭謂正也言備具正理衣裳云文謂畫也者以經文與繡相對祭服裳繡而衣畫故以文為畫也云祭服之制畫衣而繡裳者案尚書咎繇謨云予欲觀古人之象日月星辰山龍華蟲作會是衣畫也宗彝藻火粉米黼黻絺繡是裳繡也畫色輕故在衣以法天繡色重故在裳以法地也

祭義遂朱綠之玄黄之以為黼黻文章服既成君服以祀先王先公敬之至也 疏養蠶是婦人之事婦人不與外祭故云以祀先王先公

春秋桓公二年左氏傳袞冕黻珽注袞畫衣也冕冠也黻韋韠以蔽膝也珽玉笏也若今吏之持簿

疏畫衣謂畫龍於衣祭服玄衣纁裳詩稱玄袞是玄衣而畫以袞龍袞之言卷也謂龍首卷然玉藻曰龍袞以祭知謂龍首卷也尚書益稷云帝曰予欲觀古人之象日月星辰山龍華蟲作繪宗彝藻火粉米黼黻絺繡言觀古人之象謂觀衣服所象日月以至黼黻十二物皆衣服之所有也華蟲以上言作會宗彝以下言絺繡則二者雖在於服而施之不同冬官考工記畫繢與繡布采異次知在衣則畫之在裳則刺之故鄭玄禮注及詩箋皆云衣繢而裳繡以此知袞是畫文故云袞衣畫衣也袞衣以下章數鄭玄注司服云有虞氏十二章自日月而下至周而日月星辰畫於旌旗又登龍於山登火於宗彝冕服自九章而下如鄭此言九章者龍一山二華蟲三火四宗彝五在衣藻六粉米七黼八黻九在裳鷩冕者去龍去山自華蟲而下

七章華蟲一火二宗彝三在衣餘四章在裳毳冕者去華蟲去火五章自宗彝而下宗彝一藻二粉米三在衣餘二章在裳希冕者去宗彝去藻三章自粉米而下粉米一在衣餘二章在裳玄冕者其衣無畫裳上刺黻而已杜昭二十五年數九文不取宗彝則與鄭異也冠者首服之大名冕者冠中之别號故云冕冠也世本云黄帝作冕宋仲子云冕冠之有旒者禮文殘缺形制難詳周禮弁師掌王之五冕皆玄冕朱裏止言玄朱而已不言所用之物論語云麻冕禮也蓋以木為幹而用布衣之上玄下朱取天地之色其長短廣狹則經傳無文阮諶三禮圖漢禮器制度云冕制皆長尺六寸廣八寸天子以下皆同沈引董巴輿服志云廣七寸長尺二寸應劭漢官儀云廣七寸長八寸沈又云廣八寸長尺六寸者天子之冕廣七寸長尺二寸者諸侯之冕廣七寸長八寸者大夫之冕但古禮殘缺未知孰是故備載焉司馬彪漢書輿服志云孝明帝永平二年初詔有司采周

官禮記尚書之文制冕皆前員後方朱裏玄上前垂四寸後垂三寸天子白玉珠十二旒三公諸侯青玉珠七旒卿大夫黑玉珠五旒皆有前無後此則漢法耳古禮鄭玄注弁師云天子衮冕以五采繅前後各十二斿斿有五采玉十有二鷩冕前後九斿毳冕前後七斿希冕前後五斿玄冕前後三斿斿皆五采玉十有二上公衮冕三采繅前後九斿斿有三采玉九侯伯鷩冕三采繅前後七斿斿有三采玉七子男毳冕三采繅前後五斿斿有二采玉五孤卿以下皆二采繅二采玉其斿及玉各依命數耳謂之冕者冕俛也以其後高前下有俛仰之形故因名焉蓋以在上位者失於驕矜欲令位彌高而志彌下故制此服令貴者下賤也韍韠制同而名異鄭玄詩箋云芾太古蔽膝之象也冕服謂之芾其他服謂之韠以韋為之故云韍韋韠也詩云赤芾在股則芾是當股之衣故云以蔽膝也鄭玄易緯乾鑿度注云古者田漁而食因衣其皮先知蔽前後知蔽後後王易之

以布帛而獨存其蔽前者重古道而不忘本也是説韍韠之元由也禮記明堂位云有虞氏服韍言舜始作韍也尊祭服而異其名耳未必先時始存象也知冕服謂之韍也者易云朱紱方來利用享祀知他服謂之韠者案士冠禮士服皮弁玄端皆服韠是他服謂之韠以冕為主非冕謂之他此欲以兩服相形故謂韍為韋韠韍之與韠祭服他服之異名耳其體制則同玉藻説玄端服之韠云韠君朱大夫素士爵韋發首言韠句末言韋明皆以韋為之凡韠皆象裳色言君朱大夫素則尊卑之韠直色別之而已無他飾也其韍則有文飾焉明堂位曰有虞氏服韍夏后氏山殷火周龍章鄭玄云韍冕服之韠也舜始作之以尊祭服禹湯至周增以畫文後王彌飾也山取其仁可仰也火取其明也龍取其變化也天子備焉諸侯火而下卿大夫山士韎韋而已是説韍之飾也玉藻曰韠下廣二尺上廣一尺長三尺其頸五寸肩革帶博二寸鄭玄云頸五寸亦謂廣也頸中央肩

兩角皆上接革帶以繫之肩與革帶廣同是說韠之制也記傳更無韍制皆是韠義明其制與韠同經傳作韍或作韍或作芾芾音義同也徐廣車服儀制曰古者韍如今蔽膝戰國連兵以韍非兵飾去之漢明帝復制韍天子赤皮蔽膝蔽膝古韍也然則漢世蔽膝猶用赤皮魏晉以來用絳紗為之是其古今異也以其用絲故字或有為紱者天子之笏以玉為之故云珽玉笏也管子云天子執玉笏以朝日是有玉笏之文也禮之有笏者玉藻云凡有指畫於君前用笏造受命於君前則書於笏釋名曰笏忽也君有命則書其上備忽忘也或曰笏可以簿疏物也徐廣車服儀制曰古者貴賤皆執笏即今手板也然則笏與簿手板之異名耳蜀志稱秦宓見太守以簿擊頰則漢魏以來皆執手板故云若今吏之持簿玉藻云笏畢用也因飾焉言貴賤盡皆用笏因飾以示尊卑其上文云笏天子以球玉諸侯以象大夫以魚須文竹士竹本象可也鄭玄云球美玉也文猶飾也大

夫士飾竹以為笏不敢與君並用純物是其尊卑異也大夫與士笏俱用竹大夫以魚須飾之士以象骨為飾不敢純用一物所以下人君也用物既殊體制亦異玉藻云天子搢珽方正於天下也諸侯荼前詘後直讓於天子也大夫前詘後詘無所不讓也鄭玄以為謂之珽珽之言珽然無所屈前後皆方正也荼謂舒懦所畏在前也圜殺其首屈于天子也大夫上有天子下有巳君故首末皆圜前後皆讓是其形制異也其長則諸侯以下與天子又異珽一名大圭周禮典瑞云王晉大圭以朝日是也冬官考工記大圭長三尺天子服之是天子之珽長三尺也玉藻云笏度二尺有六寸短於天子蓋諸侯以下度分皆然也

帶裳幅舄　注　帶革帶也衣下曰裳幅若今行縢也舄複履　疏　下有韠是紳帶知此帶為革帶玉藻革帶博二寸鄭云凡佩繫于革帶白虎通云男子有韠韠者示有金革之事然則示有革事故用革為帶帶為

佩也昭十二年傳云裳下之飾也經傳通例皆上衣下裳故云衣下曰裳幅與行縢今古之異名故云若今行縢詩云邪幅在下毛傳曰幅偪也所以自偪束也鄭箋云邪幅如今行縢也偪束其脛自足至膝縢訓緘也然則行而緘足故名行縢邪纏束之故名邪幅舄者屨之小別鄭玄周禮屨人注云複下曰舄禪下曰屨然則舄之與屨下有禪複為異屨是總名故云舄複屨謂其複下也鄭玄又云天子諸侯吉事皆舄赤舄者冕服之舄白舄者皮弁之舄黑舄者玄端之舄其士皆著屨纁屨者爵弁之屨白屨者皮弁之屨黑屨者玄端之屨其卿大夫服冕者亦赤舄餘服則屨其王后褘衣玄舄褕狄青舄闕狄赤舄鞠衣黃屨展衣白屨褖衣黑屨其諸侯夫人及卿大夫之妻合衣狄者皆舄其餘皆屨其舄之飾用對方之色赤舄黑飾是也屨之飾用比方白屨黑飾是

也

衡紞紘綖 注衡維持冠者紞冠之垂者紘纓從下而上者綖冠上覆 疏此四物者皆冠之飾也周禮追師掌王后之首服追衡笄鄭司農云衡維持冠者鄭玄云祭服有衡垂於副之兩旁當耳其下以紞縣瑱彼婦人首服有衡則男子首服亦然冠由此以得支立故云維持冠者追者治玉之名王后之衡以玉為之故追師掌之弁師掌王之五冕弁及冕皆用玉笄則天子之衡亦用玉其諸侯以下衡之所用則未聞紞者縣瑱之繩垂於冠之兩旁故云冠之垂者魯語敬姜曰王后親織玄紞則紞必織線為之若今之絛繩鄭玄詩箋云充耳謂所以縣瑱者或名為紞織之人君五色臣則三色是也絛必雜色而魯語獨言玄者以玄是天色故特言之非謂紞玄色也紘纓皆以組為之所以結冠于人首也纓用兩組屬之于兩旁結之于頷下垂其餘也紘用一組從下屈而上屬之于兩旁垂其餘也紘纓同類以之相形故云紘纓從下而上者弁師掌王之五冕皆

玉笄朱紘祭義稱諸侯冕而青紘士冠禮稱緇布冠青組纓皮弁笄爵弁笄緇組紘鄭玄云有笄者屈組為紘垂為飾無笄者纓而結其條以其有笄者用紘力少故從下而上屬之無笄者用纓力多故從上而下結之冕弁皆有笄故用紘緇布冠無笄故用纓也魯語稱公侯夫人織紘綖知紘亦織而為之士冠禮言組纓組紘知天子諸侯之紘亦用組也綖冠上覆者冕以木為幹以玄布衣其上謂之綖論語尚書皆云麻冕知其當用布也弁師掌王之五冕皆玄冕知其色用玄也孔安國論語注言績麻三十升布以為冕即是綖也鄭玄玉藻注云延冕上覆也此云冠上覆者冠冕通名故此注衡及綖皆以冠言之其實悉冕飾也

昭其度也注尊卑各有制度疏此上十二物者皆是明其制度衰伯思及則言無次第也鄭玄覲禮注云上公袞無升龍天子有升龍有降龍是袞有度也冕則公自袞以下侯伯自鷩以下是冕有度也黻則

諸侯火以下卿大夫山是黻有度也珽則玉象不同長短亦異是珽有度也衮冕鷩冕裳四章毳冕希冕裳二章是裳有度也鄭玄屨人注云王吉服舄有三等赤舄為上冕服之舄下有白舄黑舄王后祭服舄有三等玄舄為上褘衣之舄下有青舄赤舄是舄有度也紞則人君五色臣則三色是紞有度也天子朱紘諸侯青紘是紘有度也其帶幅衡綖則無以言之

傳言昭其度也明其尊卑各有制度

火龍黼黻　注火畫火也龍畫龍也白與黑謂之黼形若斧黑與青謂之黻兩已相戾　疏考工記記畫繪之事云火以圜鄭司農云為圜形似火也鄭玄云形如半環然又曰水以龍鄭玄云龍水物畫水者並畫龍是衣有畫火畫龍也白與黑謂之黼黑與青謂之黻考工記文也其言形若斧兩已相戾相傳為說孔安國虞書傳亦云黼若斧形黻為兩已相背是其舊說然也周世衮冕九章傳唯言火龍黼黻四章者略以明義故

文不具舉衣之所畫龍先于火令火先于龍知其言不以次也

昭其文也注以文章明貴賤

國語魯語公父文伯母曰王后親織玄紞公侯之夫人加之以紘綖卿之內子為大帶命婦成祭服列士之妻加之以朝服自庶士以下皆衣其夫社而賦事烝而獻功男女效績愆則有辟古之制也注説云紞冠之垂前後者昭謂紞所以縣瑱當耳者既織紞又加之以紘紘纓之無緌者也從下而上不結綖冕之上覆也卿之適妻曰內子大帶緇帶也命婦大夫之妻也祭服玄衣纁裳列士元士也既成祭服又加之以朝服也朝服天子之士皮

弁素積諸侯之士玄端委貌庶士下士也下士庶人社春分祭社也事桑之屬也冬祭曰烝烝而獻五穀布帛之功也績功也辟罪也

孟子衣服不備不敢以祭 注衣服祭服致備則不敢祭 疏衣服無以社稷宗廟

楊氏復儀禮旁通圖冕弁門 冕弁制度等降見於儀禮周禮禮記者互有詳畧鄭注賈疏又各有得失今悉圖以見之

冕圖 凡冕上玄下纁前後有旒低前一寸二分故取其俛而謂之冕冕同而服異曰衮冕曰鷩冕曰毳冕曰絺冕曰玄冕冕皆因服之異而名之耳冕之制雖同而旒玉有多少等降亦不同也

王冕

大裘而冕	王祀昊天上帝祀五帝亦如之
袞冕	王享先王覲禮天子袞冕負斧依注袞衣者裨之上也繢之繡之為九
鷩冕	王享先王饗射
毳冕	王祀四望山川
絺冕	王祭社稷五祀
玄冕	王祭羣小祀

章衣衮衣而冕南鄉以俟諸侯見

周禮司服注云王受朝覲於廟則衮冕

司服掌王之五冕今衮冕而上又有大裘而冕則六冕矣陳祥道曰司服王祀昊天上帝則服大裘而冕祀五帝亦如之饗先王則衮冕禮記曰郊之祭王被衮以象天戴冕璪十有二旒則天數也鄭司農曰大裘黑羊裘服以祀天示質也合周官禮記以考之王之祀天内服大裘外被龍衮龍

旒	
冕十二旒	衮所以襲大裘也葢先王祀天以冬至之日為主而裘又服之本也故云大裘以文之以扶言之即是冕周禮天官屨人凡四時之祭祀以宜服之則凡事上帝之祀不必服大裘貴得時之宜耳月令孟冬天子始裘先儒謂服大裘以祭地祇非也
九旒旒十	
七旒旒十	
五旒旒十	
三旒旒十	

鄭云大裘之冕蓋十二旒以爲即袞服之冕誤見前

旒十二玉　繅玉五采

二玉繅玉　五采

二玉繅玉　五采

二玉繅玉　五采

二玉繅玉　五采

聘疏曰五采每玉相去一寸就令也以一玉為一成之使不相并也　弁師掌王五冕皆玄冕朱裏延紐五采繅十有二就皆五采玉十有二玉笄朱紘鄭氏謂繅不言皆有不皆者袞冕十二旒鷩冕九旒毳冕七旒絺冕五旒玄冕三旒也延冕之覆在上組小鼻在武笄所貫也繅雜文之名也合五采絲為之繩垂于延之前後朱紘以朱組為紘也紘一條屬兩端於武蓋上玄為延下朱為裏約之以武設之以紐貫之以笄固之以紘

玉笄

朱紘

玉瑱 注寒耳者

服

玄衣纁裳

九章

龍 山 華蟲 火 宗彝 畫衣為繢 藻 粉米

同上七章

華蟲 火 宗彝 衣 藻 粉米 黼 黻 裳

同上五章

宗彝 藻 粉米 衣 黼 黻 裳

同上三章

粉米 刺衣為畫 黼 黻 裳 陳云衣亦畫也

同上

衣無文裳刺黻而已是以謂玄焉

黼 黻

刺裳為繡

案覲禮注

九章天子

有升龍對

降龍上公

袞無升龍

古天子冕服十二章周以星辰日月畫於旌旗所謂三辰旂旗昭其明也而冕服九章登龍於山登火於宗彝尊其神明也華蟲雉也亦曰鷩毳獸細毛也宗彝有虎蜼之飾而毳衣有宗彝之章故書謂之宗彝周禮謂之鷩冕虎取其義蜼取其智

鄭注　今案周天子九章乃鄭氏一家之說云耳司服上公自袞冕而下侯伯自鷩冕而下夫袞冕九章鷩冕七章上公既自袞冕而下則上而天子

當有十二章備日月星辰之象不言可知鄭説恐未可以爲據也

執鎮圭搢大圭朝諸侯則執瑁圭

素帶朱裏終辟

朱韍 韍同裳色

佩白玉而玄組綬

赤舄 配冕服黑絇繶純

右王之五冕祭服朝覲會同大會皆用之此外于事之重者亦用之如王養老則冕而總干耕籍則冕而秉耒是也若天子以日視朝則弁而不冕

公侯伯子男冕服

等	冕服
上公 冕 衮	繅九就前後九旒旒九玉繅三采朱白蒼賈疏云公繅玉同文者唯有一冕以冠五服
侯伯 冕 鷩	繅七就前後七旒旒七玉繅三采
子男 冕 毳	繅五就前後各五旒旒五玉繅三采

上公自袞冕而下其服五侯伯自鷩冕而下其服四子男自毳冕而下其服三若助祭則隨事用之如王祭羣小祀玄冕則助祭者亦玄冕是也若朝王則各服其服如上公袞冕侯伯鷩冕是也又覲禮侯氏裨冕釋幣於禰注裨冕者衣裨衣而冕也裨之為言埤也天子六服大裘為上其餘為裨　棐注云天子大裘為上其餘為裨以此例推之上公袞冕為上其餘為裨侯伯鷩冕為上其餘為裨所謂侯氏裨冕釋幣于禰者謂用裨冕釋幣也　又諸侯非二王後其餘皆玄冕而祭于己玉藻云諸侯玄端以祭注端當為冕字之誤也言用玄冕非用玄端也事之重者亦用之如諸侯冕而親迎是也若諸侯以日視朝則弁而不冕

公執桓圭 侯執信圭 伯執躬圭

子執穀璧 男執蒲璧

諸侯素帶終辟不朱裏

朱韍鄭氏釋斯干詩曰芾天子純朱諸侯黃朱又詩曰赤芾在股赤芾金舄是也芾與韍同

佩山元玉而朱組綬

赤舄詩曰赤舄几几玄冕赤舄赤芾金舄用公及諸侯冕服之舄也赤舄謂之金舄鄭氏謂金舄黃朱色也諸侯之芾亦黃朱則舄用黃朱宜也

王公卿大夫及諸侯孤卿大夫冕服 此下經無正文皆先儒推說

王之三公	王之孤卿	王之大夫
鷩冕	毳冕	絺冕
繅八就	繅六就	繅四就
前後各八旒	前後各六旒	前後各四旒
八玉	六玉	四玉

王之三公 孤執皮帛 大夫執鴈

益執信圭 卿執羔

公之孤

大國之卿

繅玉如王之大夫

玄冕

繅三就前後各三旒旒三玉

再命之大夫

繅再就

一命之大夫

纁一就

帶　素帶辟垂

韍　再命赤韍三命赤韍公侯伯之卿三命大夫再命而諸侯助祭聘王以絺冕玄冕纁裳故赤韍

佩水蒼玉而純組綬

公之孤執皮帛

大國之卿執羔

一命再命之大夫執鴈

典命王之三公八命其卿六命其大夫四命及其出封皆加一等葢八命加一等則是三公一命袞而衣服以九為節也其未出封則八命與侯伯同七章之服矣公與侯伯同七章之服則卿六命與子男同五章之服矣觀司服孤之服自絺冕而下如子男之服卿大夫自玄冕而下如孤之服公之孤四命而服三章之絺冕大國之卿三命大夫再命而服一章之玄冕則王之公卿大夫衣服各降命數一等可知玄自公之袞冕至大夫之玄冕皆其朝聘天子及助祭之服諸侯非二王後其餘皆玄冕而祭于已雜記曰大夫冕而祭于公弁而祭于已士弁而祭于公冠而祭于已大夫爵弁自祭家廟惟孤耳其餘皆玄冕與士同

弁圖

周禮弁師掌王之五冕三弁則冕弁同官也五冕已見前圖三弁別圖以見之但弁冕之制上得以兼下下不得以兼上故三弁之服雖上下之通用而其用有不同今具其制於后

爵弁

賈疏曰凡冕上玄下纁前後有旒低前一寸二分故取其俛而謂之冕其爵弁制大同唯為爵色而無旒

韋弁

兵事韋弁服　注韋弁以韎韋為弁　周禮司服

皮弁

眡朝皮弁服　注皮弁以白鹿皮為冠　司服

弁師王之皮弁會五

冠弁

甸冠弁服　注甸田獵也冠弁委貌也亦曰玄冠　司服

又前後平故不得為冕用布弁數取冠倍之義朝服十五升故其冕為三十升也

采玉璂象邸玉笄注會縫中也縫中每貫結五采玉十二以為飾謂之璂詩云會弁如星

陳祥道曰周禮有韋弁無爵弁書二人雀弁儀禮禮記有爵弁無韋弁士之服止于爵弁而荀卿曰士韋弁孔安國曰雀韋弁也則爵弁即韋弁耳又曰弁象古文形

則其制上鋭如合手然
非如冕也韋其質也爵
其色也士冠禮再加皮
弁三加爵弁而以爵弁
為尊聘禮王卿贊禮服
皮弁及歸饔餼服韋弁
而以韋弁為敬韎色亦
爵色亦赤即一物耳
案司服兵事韋弁服陳
祥道云韋弁即爵弁豈
軍國並用之歟

服
爵弁冕之司服韋弁用布亦十　特牲冠端玄疏云下言玄者
次餘衣皆以韎韋為五升其色　玄冠有不玄端者不玄端則
用布惟冕　弁又以為　白與冠同　朝服玄冠一冠冠兩服也朝
與爵弁服　衣裳春秋　素積　注　服十五升緇布衣而素裏但

用絲纁衣纁裳

傳曰骨郤素積者以至衣韍韋素為裳辟之附注是積其腰中也

司服注以韍為韋衣裳聘禮釋謂韍布以為衣而素裳既曰韍韋為衣又曰韍布為衣既曰韍韋為裳又曰素裳或者軍國之

六入為玄七入為緇大判言之緇衣亦名玄故云周人玄衣而養老玄衣指朝服言之鄭康成釋儀禮謂玄端即朝服之衣易其裳耳此說不然儀禮大夫筮日以朝服士筮日以玄端冠禮主人朝服既冠冠者服玄端雜記襚禮自西階受朝服自堂受玄端則服與玄端異矣

容不同故也

朝服

素裳已見上文

玄端

玄端玄裳黄裳雜裳可也鄭注云上士玄裳中士黄裳下士雜裳玄端服君大夫士皆服之而裳則不同

爵弁緇帶

皮弁緇帶

朝服緇帶

玄端緇帶

玉藻士練帶率下辟士冠主人朝服緇帶冠者爵弁皮弁緇布冠皆緇帶則士帶皆練而皆飾以緇

爵弁韎韐

韠同裳色 士冠禮注韎韐緼韍也爵弁纁裳故緼韍緼赤黃之間色

皮弁素韠

皮弁素積故素韠

朝服素韠

朝服緇布衣而素裳故亦素韠

玄端朱韠

素韠爵韠 玉藻云君朱大夫素士爵韋天子諸侯玄端朱裳故朱韠大夫玄端素裳故素韠

士玄裳黃裳雜裳可也故爵韠

士佩瓀玟玉而縕組綬	同上	同上	同上	同上
		白舄 配皮弁服 青絇繶純	黑舄 配冠弁服 赤絇繶純	
爵弁纁屨		素積白屨	朝服白屨	玄端白屨
爵弁	韋弁	皮弁	朝服	玄端

士弁而祭於公冠而祭於己士以爵弁為上故用以助祭大夫爵弁而祭於己惟孤爾

聘禮君使卿韋弁歸饔餼夕夫人使下大夫韋弁歸禮王及諸侯卿大夫之兵

天子以視朝司服視朝則皮弁服士冠禮鄭注云天子與其臣玄冕以視朔皮弁以日視朝皆君臣同服以宴詩曰側弁之俄以聽郊報郊特

天子以田司服凡甸冠弁服以燕羣臣以養老王制云周人玄衣而養老注云天子燕服為諸侯朝服又云凡養老之服皆其時與羣臣燕之

天子卒食玄端以居玉藻注云天子服玄端燕居諸侯孤卿大夫士之齋居司服其齋服有玄端素端玄冠丹

士冠三加爵弁服

士昏主人爵弁纁裳緇袘

士喪復者一人以爵弁服

服韋弁服軍容君臣同服

牲祭之日王皮弁以聽祭報示民嚴上也

以食玉藻皮弁以日視朝遂以食

以啟金縢之書書王與大夫盡弁

以舞大夏明堂

服

天子之卿服以從燕諸侯

諸侯以日視朝王制注云天子燕服為諸侯朝服玉藻云朝服以日視

組纓諸侯之齊冠也玄冠綦組纓士之齊冠也

士祭以筮日特牲筮日

筮尸主人冠端玄有司羣執事如主人服筮尸如求日之儀

又士喪陳衣有爵弁服

天子哭諸侯檀弓曰天子之哭諸侯也爵弁經紡衣

位魯祀周公以天子之禮樂皮弁素積裼而舞大夏

以勞

諸侯以聽朔玉藻諸侯皮弁以聽朔于太廟士冠禮

朝于內朝

朝服以食注朝服以食所以敬養身也

諸侯不限識

內識外視

朝行道皆服之

大夫士以為私朝之服玉藻朝玄端

以事親內則曰子事父母端鞸紳搢笏

以擯相甫端章顧為小相焉士冠贊者玄端

以卜夫人世婦使入於蠶室　注云諸侯與其臣皮弁以視朔朝服以日視朝

諸侯之孤卿大夫服以朝君　諸侯之臣與其君日視朝之服　大夫士以為祭服 少牢禮筮

士冠 既冠易服服元冠元端以見卿大夫鄉先生

玄端齊服也天子以為燕服士以為祭服大夫士以為私朝之服

以迎王之郊

勞覲禮王使人皮弁用璧勞侯氏侯氏亦皮弁迎於帷門之外

卿大夫以聘於鄰國聘禮

日主人朝服　主人朝服迎鼎厭祭迎尸以祭　特牲饋食主人朝服

士冠以筮日士冠筮日主人朝服尊者蒞之道也

或以事親或以擯相或既冠則服之以見鄉大夫鄉先生凡書傳所謂委貌者即此玄端委貌也如晉侯

賓皮弁聘

以待聘賓還玉聘禮君使卿皮弁還玉於館

以卜宅大夫卜宅與葬日占者皮弁

大學以釋菜學記大學始教皮弁

端委以入武宮劉定公曰吾端委以治民臨諸侯晏平仲端委以立於虎門之外是也則玄端之所用為

祭菜示敬道也

士冠 再加皮弁

葬 薦乘車載皮弁服

弔 喪服小記諸侯弔必皮弁錫衰

大蜡 郊特牲大蜡皮弁素服葛帶榛杖以送終

尤多矣。此外又有二條

玄端而冕 天子之齊服玄端而冕武王齊三日端冕以奉丹書荀子曰端衣玄裳冕而乘輅者志不

在于茹藁以齊之時故不茹藁也自諸侯以下其制則玄冠玄端而以組纓殊色為尊卑之别所謂玄冠丹組纓玄冠綦組纓是也天子諸侯大夫齊祭異冠士齊祭同

冠

玄端而緇布冠

士冠始加緇布冠服玄端　玉藻云玄冠朱組纓天子之冠也緇布冠繢緌諸侯之冠也鄭氏曰皆始冠之冠禮始冠緇布冠

自諸侯下達則諸侯所以異于大夫士者繢綏耳天子始冠不以緇布而以玄冠詳見士冠禮

爵弁重於皮弁

士冠禮再加皮弁三加爵弁而以爵弁為尊

韋弁重於皮弁

聘禮主卿贊禮服皮弁及歸
饔餼服韋弁而以韋弁為敬

皮弁重於朝服

天子皮弁以日視朝
諸侯朝服以日視朝

朝服重於玄端

特牲士祭禮筮日服玄端及祭而朝
服少牢大夫祭禮筮日及祭皆朝服

朱先生曰不學雜服不能安禮鄭注謂服是皮弁冕
服之類古人服各有等降若理會得雜服則於禮亦
思過半矣且如冕服是天子祭服皮弁是天子朝服

諸侯助祭於天子則服冕服自祭于其廟則服玄冕大夫助祭於諸侯則服玄冕自祭于其廟則服皮弁又如天子常服則服皮弁朔旦則服玄冕諸侯常朝則用玄端朔旦則服皮弁大夫常朝亦用玄端夕深衣士則玄端以祭上士玄裳中士黃裳下士雜裳前玄後黃也庶人深衣今案所引禮服惟諸侯常朝則服玄端一節可疑玉藻云諸侯朝以日視朝非用玄端也玄端天子燕服諸侯以為齊服大夫士以為私朝之服非諸侯視朝之服恐語録傳寫之誤也

内司服圖

王吉服九后吉服六王之服九而祭服六后之服六而祭服三以婦人不預天地山川社稷之祭故也王之服衣裳之色異后之服連衣裳而其色同以婦人之德本末純一故也王之服禪而無裏后之服裏而不禪以陽成于奇陰成于耦故也

褘衣	揄狄	闕狄	鞠衣	展衣	緣衣
從王祭	從王祭	從王祭	蠶則服	以禮見	燕居及
先王則	先公則	羣小祀	鞠衣 鞠居	王及賓	御於王
服褘衣	服揄狄	則服闕	六反鞠 衣黃桑	客服展	服緣衣

褘音暉即翬也爾雅曰伊雒而南素質五色皆備成章曰翬

揄音遥即搖也江淮而南青質五色皆備成章曰搖狄當為翟詩云玼兮玼兮其之翟也翟雉名

闕狄禮記謂之屈狄闕與屈聲相近陳祥道云其制屈於褘揄而已

內司服鄭注褘揄二翟刻繒為之形而采畫之綴于衣以為文章褘

服也色如鞠塵象桑葉始生月令三月薦鞠衣于上帝告桑事

展衣張彥反當為襢襢之為言亶誠也襢聲與展相近詩云瑳兮瑳兮其之展也

爾雅曰赤緣謂之褖內司服言褖衣王藻言褖喪服襲言褖衣復言稅衣則褖褖稅同實而異名也子羔之襲稅衣纁袡曾子

衣畫翬者揄狄畫揺者闕翟刻而不畫陳祥道云三翟蓋皆畫之於衣如王冕服

識之曰不襲婦服蓋丈夫禒衣緣以黑婦人褖衣緣以纁

色玄　色青　色赤　色黃　色白　色黑

裏　素沙　注今之白縳也六服皆袍制以白縳為裏使之張顯今世有沙縠者出名于此

裳　連衣裳　注婦人尚專一德無所兼連衣裳不異其色

首服　副　副　副　編　編　次

以副配褘禮夫人副褘立於東房是也

以副配翟詩副笄六珈其之翟也是也

三翟首服副副之言覆所以覆首為之飾

鞠衣展衣首服編編編列髮為之其遺像若今之假紒

祿衣者服次次次第髮長短為之所謂髮髢也

衡

周禮追師追衡笄注追猶治也詩云追琢其章王后之衡笄皆以玉為之惟祭服有衡垂于副之兩旁當耳其下以紞縣瑱紞所以縣瑱當耳者也詩云玉之瑱也

唯王后祭服有衡若編次則無衡

笄以玉為之笄今之簪王后燕居亦纚笄總而已

舄

元舄黄絇繶純 青舄白絇繶純 赤舄黑絇繶純 黄屨白絇繶純 白屨黑絇繶純 黑屨青絇繶純

複下曰舄襌下曰屨禕衣玄故玄舄配禕衣青舄以下以此推之 玄黄青白赤黑對方為繢次青赤赤白白黑黑青比方為繡次而冠禮黑屨青絇繶純白屨緇絇繶純皆比方之色特爵弁纁屨黑絇繶純蓋尊祭服之屨故飾從對方之色則凡舄之飾如繢次屨之飾如繡次可也拘謂之絇著舄屨之頭以為行戒繶縫中紃純緣也后之吉服六而舄屨各三古者衣象裘色韠象裳色士冠三屨皆象其裳之色則王及后之舄屨各象其裳之色可知也

內

三夫人 九嬪 世婦 女御

玉藻夫人揄狄鄭注 自鞠衣而下 自展衣而下

夫人三夫人又內司

命婦

服辨外内命婦之服

鄭注云三夫人及公之妻其闕狄以下乎二說不同

外命婦

褘

公之妻

鄭注公之妻其闕狄以下乎陳祥道云王制言三公一命卷則三公在朝鷩冕其妻揄狄可知

命屨黄

其夫孤也則服鞠衣

功屨白

其夫卿大夫也則服展衣

功屨黑

其夫士也則服緣衣

舄青

二王後夫人用褘衣

侯伯之夫人揄狄

子男之夫人闕狄

禮記夫人副褘立于東房明堂位言魯侯得用衮冕則夫人副褘可知也

命屨黃

功屨白

功屨黑

諸侯之臣之妻其服經無明文玉藻云君命屈狄再命褘衣一命襢衣士褖衣注云此子男之夫人及其卿大夫士之妻命服也褘當為鞠字之誤也君女君也謂子男之夫人屈狄也子男之卿再命而妻鞠衣一命之妻襢衣士之妻褖衣又曰諸侯之臣皆分為三等其妻以次受此服也公之臣孤為上卿大夫次之士次之侯伯子男之臣卿為上大夫次之士次之

舄元

舄青

舄赤

展衣

被錫衣侈袂少牢禮主婦被錫衣侈袂主婦贊者一人亦被錫衣侈服鄭注被錫讀為髲鬄此周禮所謂次也特

緣衣

主婦纚笄宵衣立於房中禮注宵綺屬此衣染以黑其繒本名曰宵鄭注內司服云男子之緣衣

牲禮主婦纚笄宵衣此不纚笄者大夫妻尊故也亦衣綃衣而侈其袂耳士妻之袂二尺二寸袪尺二寸三分侈者蓋半士妻之袂以益之三分益一故三尺三寸袪尺

黑則宵衣亦黑也今案注以宵衣為褖衣未知然否

女次純衣纁袡士昏禮女次純衣纁袡立于房中南面注純衣絲衣也曾子譏子羔襲稅

八寸也今案大夫妻服展衣首服編少牢乃大夫禮主婦不服編展衣乃被錫衣侈袂者鄭氏謂外命婦惟王祭祀賓客以禮佐后得服此上服自於其家則降焉未

衣纁衻者則緣衣也

姆纚笄宵衣在其右

士昏禮女次純衣姆纚笄宵衣特牲禮主婦纚笄宵衣則副編次之下纚笄其飾也纚縚髮者笄今時簪

知然否今去古益遠副編次之制不復得見其詳鄭注以少牢被裼當周禮首服次未敢以為必然也

也主婦纚笄亦攝盛也姆亦玄衣以綃為領也詩云素衣朱綃又云素衣朱襮爾雅釋器云黼領謂之襮襮既為領明朱繡亦領可知今案特牲禮云主婦纚笄宵衣

鄭注以宵為衣此纚笄宵衣鄭注以宵為領二說牴牾

女從者畢袗玄女從者謂姪娣也論語曲禮皆曰袗絺綌孟子曰被袗衣則袗設飾也袗

玄者設飾以玄也今案上文女純衣注云褖衣下文姆纚笄宵衣注云母亦玄衣此女從者畢袗玄如疏家所說褖也宵也玄也皆為異色

惪田案古聖人惡衣服而致美乎黻冕孔子酌四代禮樂而曰服周之冕祭服之重也尚矣虞書予欲觀古人之象日月星辰山龍華蟲作繪宗彝藻火粉米黼黻絺繡以五采彰施於五色作服傳云六者繪之於衣六者繡之於裳所謂十二章也王制有虞氏皇而祭夏后氏哻而祭殷人收而祭周人冕而祭疏以為皇畫鳳羽飾之哻名出於幠幠覆也所

以自覆飾也收言所以收斂髮也冕俛也後高前下有俛仰之形故因名焉周禮王有六服五冕春官司服祀昊天上帝則服大裘而冕祀五帝亦如之享先王則衮冕享先公則鷩冕祀四望山川則毳冕祭社稷五祀則希冕祭羣小祀則玄冕先鄭云大裘羔裘衮卷龍衣鷩裨衣毳罽衣後鄭云鷩畫以雉毳畫虎蜼希刺粉米無畫玄者衣無文裳刺黼而

已凡冕服皆玄衣纁裳六服同冕疏云冕名雖同其旒數則有異但冕名同耳案冕服有六而弁師止言五冕者大裘襲衮與衮同一冕故服六而冕五也其章數則鄭氏以為虞十二章周則九章以日月星辰畫於旌旂衮九章衣五章裳四章也鷩七章衣三章裳四章也毳五章衣三章裳二章也希三章衣一章裳二章也玄一章衣無文裳刺黻而已然

鄭氏周九章之説諸儒並以為不然楊信齋曰公之服衮冕而下推而上之則天子之服有日月星辰之章可知君臣同衮畧無區别必無是理此不待旁引别證而知鄭説之非矣自上古至於周天子仰則之數路十二就常十二斿馬十二閑圭尺二寸繅十二旒冕服之章莫不皆然劉執中曰交龍為旂周之衣不去其龍矣熊虎為旗周之裳不去其虎

雉矣何獨日月為常而去衣章日月星辰乎林少頴曰郊特牲云祭之日王被衮以象天則十二章備鄭以為魯禮豈有周制九章魯乃加以十二章理乎案據諸家說則周衮十二章明矣差次以降則鷩當九章毳當七章絺當五章玄當三章又明矣而曾子問諸侯裨冕覲禮侯氏裨冕先鄭以為鷩冕後鄭以為自衮以下皆為裨衣則先鄭是而後鄭非

而凡畫雉畫虎蜼之說皆不然矣其冕之制則夏官弁師所掌之五冕皆玄冕朱裏延紐五采繅十有二就皆五采玉十有二玉笄朱紘據注疏括其說冕以板為體廣八寸長尺六寸延以三十升麻布染為玄朱二色冒於板上下上玄下朱紐以組為鼻綴於冕旁武上以貫笄者五采朱白蒼黄玄也繅謂以朱絲為雜文之繩綴於延之前後以貫玉者各

十二條也就成也以一玉為一成結之使不相并也五采玉十有二謂琢五采玉為珠貫之于繅每繅皆玉十有二也每玉間相去一寸則繅長尺二寸笄簪也貫於紐之鼻孔使得牢固紘冕之系以朱組為之繫於武之兩旁下結於項垂之以為纓所以固冕也玉藻天子玉藻十有二旒前後邃延言十二旒在前後垂而深邃以延覆冕上也左傳臧哀伯

云衡紞紘綖衡注云維持冠者疏云天子以玉為之案追師首服有衡笄衡與笄一類但長短不同耳紞即縧紘即纓綖即上覆之延也國語敬姜云公侯之夫人織紘綖即此紘綖也其旒玉之數則鄭注弁師云衮衣之冕十二旒用玉二百八十八鷩衣之冕九旒用玉二百一十六毳衣之冕七旒用玉六十八希衣之冕五旒用玉百二十玄衣之冕三旒

用玉七十二案此以每旒玉十二合前後數之旒數如此則章數必相準可知則鄭釋弁師是而釋司服非也其王以下之冕服則司服云公之服自衮冕而下如王之服侯伯之服自鷩冕而下如公之服子男之服自毳冕而下如侯伯之服孤之服自希冕而下如子男之服卿大夫之服自玄冕而下如孤之服疏云上得兼下下不得僭上也案諸侯於天

子降殺以兩上公雖與天子同衮冕而服止九章冕止九旒三采九玉以此推之則侯伯鷩冕者服七章冕七旒三采七玉子男毳冕者服五章冕五旒二采五玉孤絺冕者服三章冕三旒二采三玉卿大夫玄冕者服一章冕無旒玉天子五冕旒數減而玉數不減諸侯五冕旒數減而玉數亦減則同之中有不同者在也又案諸侯之服其章數皆依命數

而侯國諸臣之服不隨命數為章數故孤四命而希冕三章卿大夫有三命再命之異而玄冕一章則同服也再命乃受服子男之大夫一命其士不命公侯伯之士一命俱未受冕服而服皮弁其色如爵所謂爵弁也然則王朝諸臣之服經雖不見以義推之其出封皆加一等以四命之孤而服三章之希冕例推之則王之三公八命必服七章之鷩冕卿

六命服五章之毳冕大夫四命服三章之希冕士之三命再命同服一章之玄冕可知一命之士未受服者則但服爵弁而鄭康成王昭明乃為八旒六旒四旒二旒諸服之說抑鑿矣其后之服有六而祭則三天官内司服掌王后之六服褘衣揄狄闕狄鞠衣展衣緣衣據注疏狄當為翟從王祭先王服褘衣畫翠雉者其色玄祭先公服揄翟畫揺雉者其

色青祭羣小祀服闕翟刻繒為翟不畫者其色赤三者皆祭服鞠衣黄躬桑之服展衣白以禮見王及賓客之服展又作襢義取誠也緣衣黑御於王之服緣又為褖其后以下之服唯二王後及魯夫人得服褘衣明堂位夫人副褘立於房中祭統夫人副褘立於東房是也侯伯夫人服揄狄以下玉藻夫人揄狄是也詩玼兮玼兮其之翟也傳謂揄翟闕翟

是也三夫人子男夫人及公之妻服闕狄玉
藻君命屈狄是也内司服又云辨外内命婦
之服鞠衣展衣緣衣注内命婦九嬪鞠衣世
婦展衣御女緣衣外命婦孤之妻鞠衣卿大
夫之妻展衣士之妻緣衣玉藻再命鞠衣一
命襢衣士緣衣案此一命再命言自士緣衣
而上加之命服一加為襢衣再加為鞠衣鄭
以為子男之卿再命而妻服鞠衣者非也又

案侯伯夫人得服揄狄而王朝之三公之夫人止服闕狄以近尊而降也葢亦如公卿大夫之服其出封皆加一等矣其后之首服有三曰副曰編曰次天官追師掌王后之首飾為副編次追衡笄案副編次皆用髮為之三翟皆以副配副為首飾之上而名副者以髮加髢有貳益之義故名副也用以配褘衣故記言夫人副褘立東房又以詩副笄六珈推

之諸侯夫人揄狄而首服用副故先儒謂揄狄闕狄皆以副配也編次舊説編列髮為之以配鞠衣展衣次次第髮長短為之以配褖衣追王昭明謂以纚作髻如堆特牲禮所謂主婦纚笄宵衣士昏禮女次純衣姆亦纚笄宵衣女從者畢袗玄纚笄康成云王后之燕居亦纚笄是也衡笄皆所以固髮者長大者為衡短小者為笄王后之衡笄皆以玉為之

唯祭服有衡横貫副上兩旁以紞懸瑱大夫士之妻用骨角但士冠禮有設纚設笄之文左傳有衡紞紘綖之語則追衡笄三者男子亦有之其與婦人异同之制則不可考耳其王及后之屨則天官屨人掌王及后之服屨為赤舄黒舄赤繶黄繶青絇素屨葛屨據注疏複底曰舄禪底曰屨舄屨有繶有絇有純者飾也繶牙底相接之縫綴絛於其中絇謂

屨頭以絛為鼻純謂以絛為口緣士冠禮三冠各有約繶純此不言純者文略也天子吉服有九而舄三等赤白黑冕服有六皆同赤舄詩云王錫韓侯玄衮赤舄則諸侯與王同后吉服六唯祭服有舄褘衣玄舄揄狄青舄闕狄赤舄鞠衣黄屨展衣白屨緣衣黑屨凡舄屨皆象裳色案以上王三后六之說諸儒皆非之以為經文所無而鄭添之經言禮服

之屨王用赤舄以象陽后用黑舄以象陰赤舄赤繶陽純故也黑舄黃繶陰雜故也二者同用赤色為絇素屨燕居之屨無繶絇文采之飾葛屨當暑王后皆用之說似直捷其王后以下有内外命夫婦之命屨功屨散屨葢命屨亦赤黑二色功屨加功飾散屨不用功飾皆常御之屨也其黻與韠制同而名異黻一作芾一作紱一作韍音義並同鄭氏詩箋

云芾蔽膝也以韋為之詩云赤芾在股則芾

是當股之衣故云以蔽膝也冕服者謂之芾

易云朱紱方來利用享祀論語云致美乎黻

冕是也他服者謂之韠士冠禮士服皮弁玄

端皆服韠是也易緯乾鑿度鄭注云古者田

漁而食因衣其皮先知蔽前後知蔽後後王

易之以布帛而獨存其蔽前者重古而不忘

本也是說韍韠之緣起也玉藻說玄端之韠

云韠君朱大夫素士爵韋發首言韠而末言韋明皆以韋為之凡韠皆象裳色言君朱大夫素直色別之而已無他飾也其韍則有文飾焉明堂位曰有虞氏服韍夏后氏山殷火周龍章鄭云韍冕服之韠也舜始作之以尊祭服禹湯至周增以畫文後王彌飾也山取其仁可仰也火取其明也龍取其變化也天子備焉諸侯火而下卿大夫山士靺韋而已

是說韍之飾也玉藻曰韠下廣二尺上廣一尺長三尺其頸五寸肩革帶博二寸鄭云頸五寸亦謂廣也頸中央肩兩角皆上接革帶以繫之肩與革帶廣同是說韠之制也玉藻一命緼韍幽衡再命赤韍幽衡三命赤韍葱衡緼赤黄之閒色衡佩玉之衡幽讀為黝青黑色葱則青之異色士冠禮爵弁韎韐韎韐即緼韍未命稱韎韐一命稱緼韍其實一也

是說韍之等差也帶有大帶有革帶皆謂之鞶大帶合帛為之繚於腰者為鞶垂於前者為紳長三尺記子游曰三分帶下紳居二焉人長八尺大帶之下四尺五寸三分之紳居二則三尺也交結之處有紐以組貫而約之曰結約組廣三寸垂其餘亦三尺玉藻紳韠結三齊是也大帶廣四寸大夫以上同之紳長三尺士以上同之則天子諸侯可知也惟

士帶博二寸有司紳長二尺五寸降殺之别也其色天子素帶君朱緑大夫玄華士緇素謂不加繢畫先儒謂白色者非也禮書謂天子體陽而兼乎下故朱裏而裨以朱緣諸侯雖體陽而不兼乎上故飾以朱緣而不朱裏大夫體陰而有文故飾以玄華士則體陰而已故飾以緇也凡帶有率無箴功率繂也謂縫合之也箴功謂刺繡也天子終辟注謂辟

為裨禮書釋為辟積皆未確陳氏澔訓為緣者近是終辟則竟帶之身緣之大夫辟垂士練帶辟下以辟緣之長短為等差也束帶之法下毋厭髀上無厭脅當無骨者先革帶後加大帶革帶以繫佩而笏搢於二帶之間革帶博二寸有鈎牒無紳是朝祭所同也佩用玉天子以白公侯以山玄大夫以水蒼世子以瑜士以瓀玟白玉玉之最上者山玄似山

之玄水蒼似水之蒼皆言其文相似瑜亦美
玉瓀玟則近石矣是玉貴賤之等也其佩之
制上有雙衡下有雙璜中有衝牙閒以琚瑀
貫之以組綬衡亦名珩似磬而小兩端繫組
組半懸琚組末有璜璜形如半璧衡之中組
半懸一玉名瑀末懸衝牙組皆閒以蠙珠又
以二組交貫於瑀而繫於璜上屬於衡以維
之動則衝牙前後觸璜而聲出焉其聲則右

中徵角左中宮羽徵角陽也為事為民宮羽陰也為君為物右陰佩而取陽左陽佩而取陰動静互根也趨以采齊行以肆夏比於樂而養其和也周旋中規折還中矩比於禮而著其節也其綬之色天子玄公侯朱大夫純世子綦士緼以純雜分尊卑也綬以名璲以其貫瑞玉也亦名縌以其相迎受也古者君子比德於玉是以天子公侯大夫士皆有佩

玉尚德也故曰德佩至於君在與齋則結佩喪則去佩或避尊或專志或申哀是又佩之變禮也經傳服飾之制信齋楊氏最為詳核考正注疏先儒之誤大端有六如大裘加衮一也祭地不服大裘二也天子衮冕周十二章三也旒玉之數天子皆十二四也爵弁及韋弁與冕不同五也玄端非朝服六也今載此圖以備考而楊氏所未及者并附著於後

以俟論禮者質焉

右服飾總

五禮通考卷第六十九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五禮通考卷七十

詳校官侍郎臣劉躍雲

給事中臣温常綬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繆琪

校對官中書臣吴句華

謄録監生臣朱紱

欽定四庫全書

五禮通考卷七十

刑部尚書秦蕙田撰

吉禮七十

宗廟制度

禮記明堂位土鼓蕢桴葦籥伊耆氏之樂也注蕢當為由由籥如笛三孔伊耆氏古天子有天下之號也今有姓伊耆氏者疏說者以伊耆氏為神農

禮運蕢桴而土鼓猶若可以致其敬于鬼神注由堛也謂摶土為

桴也土鼓築土為鼓也

蕙田案此上古享祭之樂

書益稷夔曰戛擊鳴球搏拊琴瑟以詠祖考來格虞賓在位羣后德讓下管鼗鼓合止柷敔笙鏞以間鳥獸蹌蹌簫韶九成鳳凰來儀傳此舜廟堂之樂故以祖考來至明之丹朱為王者後故稱賓言與諸侯助祭班爵同推先有德下管堂下樂也上下合止樂各有柷敔明球弦鐘籥各自互見鏞大鐘間迭也吹笙擊鐘鳥獸化德相率而舞蹌蹌然韶舜樂名言簫見細器之備鳳凰靈鳥也儀有容儀備樂九奏而致鳳凰則餘鳥獸不待九而率舞　疏戛擊是作用之名非樂器也故以戛擊為柷敔樂之初擊柷以作之樂之

將末戞敔以止之故云所以作止樂雙解之搏拊形如鼓以韋為之實之以糠擊之以節樂鳴球謂擊球使鳴商頌云依我磬聲鄭玄云磬懸也而以合堂上之樂玉磬和尊之也此舜廟堂之樂謂廟內堂上之樂言祖考來格知在廟內下云下管知此在堂上也此經文次以柷敔是樂之始終故先言戞擊其球與搏拊琴瑟皆當彈擊故使鳴冠于球上使下共蒙之也鄭玄以戞擊鳴球三者皆總下樂擽擊此四器也樂器唯柷敔當擽耳鄭言非也經言下管知是堂下樂也敔當戞之柷當擊之上言戞擊此言柷敔其事是一故云上下合止樂各有柷敔也言堂下堂上合樂各以柷止樂各以敔也上言作用此言器名兩相備也樂上下皆有柷敔兩見其文明球弦鐘籥上下樂器不同各自更互見也弦謂琴瑟鐘鏞也籥管也琴瑟在堂鐘鏞在庭上下之器各别不得兩見其名各自更互見之依大射禮鐘磬在庭今鳴球于廟堂之上者案郊特牲云歌者在上貴人聲也左

傳云歌鐘二肆則堂上有鐘明矣磬亦在堂上故漢魏以來登歌皆有鐘磬燕禮大射堂上無鐘磬者諸侯樂不備也間代也孫炎曰間厠之代也釋言云遞迭也李巡曰遞者更迭間厠相代之義故間為迭也吹笙擊鐘更迭而作鳥獸化德相率而舞蹌蹌然下云百獸率舞知此蹌蹌然亦是舞也韶是舜樂經傳多矣但餘文不言簫簫乃樂器非樂名簫是器之小者言簫見細器之備謂作樂之時大小之器皆備也成謂樂曲成也鄭云成猶終也每曲一終必變更奏故經言九成傳言九奏周禮謂之九變其實一也樂之作也依上下遞奏間合而後曲成神物之來上下共致非堂上堂下別有所感以祖考尊神配堂上之樂鳥獸賤物故配堂下之樂總上下之樂言九成致鳳尊異靈瑞故別言耳非堂上之樂獨致神來堂下之樂偏令獸舞也

蔡傳戛擊攷擊也鳴球玉磬名也搏至拊循也樂之

始作升歌于堂上則堂上之樂惟取其聲之輕清者與人聲相比故曰以詠蓋戛擊鳴球搏拊琴瑟以合詠歌之聲也下堂下之樂也管猶周禮所謂陰竹之管孤竹之管孫竹之管也鏞大鐘也葉氏曰鐘與笙相應者曰笙鐘與歌相應者曰頌鐘頌或謂之鏞詩賁鼓維鏞是也頌鐘即鏞鐘也上言以詠此言以間相對而言蓋與詠歌遞奏也簫古文作箾舞者所執之物說文云樂名箾韶者季札觀周樂見舞箾韶蓋

舜樂之總名也今文作簫故先儒以簫管釋之九成者樂之九成也功以九叙故樂以九成戛擊鳴球搏拊琴瑟以詠堂上之樂也下管鼗鼓合止柷敔笙鏞以間堂下之樂也或曰笙之形如鳥翼鏞之虡為獸形故于笙鏞以間言鳥獸蹌蹌風俗通曰舜作簫笙以象鳳蓋因其形聲之似以狀其聲之和豈真有鳥獸鳳凰而蹌蹌來儀者乎曰是未知聲樂感通之妙也瓠巴鼓瑟而游魚出聽伯牙鼓琴而六馬仰秣聲

之致祥召物見于傳者多矣況舜之德致和于上夔之樂召和于下其格神舞鳥獸豈足疑哉今案季札觀周樂見舞韶箾者曰德至矣大矣如天之無不覆如地之無不載雖甚盛德蔑以加矣夫韶樂之奏幽而感神則祖考來格明而感人則羣后德讓微而感物則鳳儀獸舞原其所以感召如此者皆由舜之德如天地之無不覆燾也其樂之傳歷千餘載孔子聞之于齊尚且三月不知肉味曰不圖為樂之至于斯

則當時感召從可知矣

蕙田案孔傳訓戛擊爲柷敔謂堂上堂下各有柷敔以止作樂此恐未是不如從蔡傳訓攷擊爲長鏞大鐘孔疏說是蔡傳謂頌鐘即鏞鐘非也頌鐘亦編磬之設于西方者非大鐘也

林氏之竒曰享禮曰升歌清廟示德也下管象武示事也燕禮曰升歌鹿鳴下管新宫蓋堂上之樂以歌爲主堂下之樂以管爲主其實相合以成

陳氏櫟曰郊特牲曰歌者在上匏竹在下貴人聲也即此說以證此章與儀禮皆無不合古文簡質下之一字別管鼗鼓為堂下之樂顯見鳴球琴瑟為堂上之樂矣奏石絲以詠歌之時則堂下之樂不作奏匏竹笙衆樂之時則堂上之樂不作以今奏樂例之亦如此耳

李氏光地曰戛擊搏拊古注皆以為樂器之名惟沈括以屬于鳴球琴瑟而為作樂之義于理為優據儀禮作樂凡四節升歌一也笙入二也間歌三也合樂四也盖堂上之樂工鼓琴瑟而歌堂下之樂或主笙或主管各以所宜故曰歌者在上匏竹在下匏竹即

笙管之謂也上下迭作則謂之間上下並作則謂之合準此以求則戛擊鳴球搏拊琴瑟以詠升歌之樂也下管鼗鼓合止柷敔下管之樂也笙鏞以間間歌之樂也簫韶九成合作之樂也蓋鐘與笙相應者曰笙鐘與歌相應者曰鏞鐘今曰笙鏞以間則為歌笙迭作明矣合樂之時則舞入故春秋傳曰見舞韶箾者然則簫韶九成之為合樂又明矣此舜享于宗廟之樂也

蕙田案廟享之樂始見于虞書其次第節奏惟儀禮可考而知也陳氏李氏說最為明晰可為論廟樂之準則矣

觀承案笙鏞以間乃間歌之樂也鍾之與笙相應者曰笙鐘與歌相應者曰鏞鍾今曰笙鏞以間明是歌吹迭作故堂上之歌與堂下之笙相間則鏞鍾即是頌鍾乃編懸之鍾而非大鍾矣蓋頌與鏞古字通也似仍以蔡傳

說為是

右虞廟享之樂

禮記郊特牲饗禘有樂而食嘗無樂陰陽之義也凡飲養陽氣也凡食養陰氣也故春禘而秋嘗春饗孤子秋食耆老其義一也而食嘗無樂飲養陽氣也故有樂食養陰氣也故無聲凡聲陽也 注其義一也亦義同而或用樂或不用樂也此禘當為禴字之誤也王制曰春禴秋嘗 疏此一節論享禘食嘗有樂無樂之異享謂春享孫子禘謂春祭宗廟以其在陽時故有樂食謂秋食耆老嘗謂秋嘗宗廟以其在陰時故無樂無樂為陰有樂為陽此陰陽之義也享

禘在春為陽食嘗在秋為陰禘之與嘗同是追慕享之與食同是賞功其事無殊故云一也而食嘗無樂結之也不言享禘畧可知也依禮三代無春禘之文周則春曰祠王制夏殷之禮云春曰禴今云春曰禘故知禘當為禴此經所論謂夏殷禮也舉春見夏舉秋見冬若周則四時祭皆有樂故祭統云内祭則大嘗禘升歌清廟下管象是秋嘗有樂也案王制夏后氏養老以享禮則夏家養老用春時有樂無秋食之禮殷人養老以食禮而秋時不作樂無春享之禮周人脩而兼用之則周人養老春夏用享禮秋冬用食禮四時皆用樂故文王世子云凡大合樂必遂養老注云春合舞秋合聲下云養老之禮遂發詠焉登歌清廟是秋時養老亦用樂也

陳氏禮書冕而總干施于食禮而記稱食嘗無樂者考之于詩商頌言顧予烝嘗而有鼗鼓淵淵嘒嘒管

聲小雅言以祀烝嘗而有鐘鼓既戒鼓鐘送尸則嘗有樂矣樂師享祀諸侯序其事令奏鐘鼓鐘師凡享食奏燕樂籥師賓客享食鼓羽籥之舞則食有樂矣其曰食嘗無樂非殷周之制也

方氏慤曰重言而食嘗無樂五字蓋衍文

周氏諝曰攷于商頌周官則食嘗未有不用樂者豈非夏之制與

祭義禘有樂而嘗無樂疏春夏陽似神之來故祭有樂秋冬陰似神之去故無樂然周禮四時祭皆有樂殷則烝嘗之祭亦有樂故那詩云庸鼓有斁萬舞有奕下云顧予烝嘗則殷秋冬亦有樂義

具郊特牲疏

朱子曰春陽氣發人之魂魄亦動故禘有樂以迎來如楚辭大招中亦有魂來之語秋陽氣退去乃鬼之屈故嘗不用樂以送往

蕙田案郊特牲祭義並言嘗無樂郊特牲疏以為夏殷禮而祭義疏則云周禮四時祭皆有樂殷則烝嘗之祭亦有樂故那詩云庸鼓有斁萬舞有奕下云顧予烝嘗湯孫之將則

殷秋冬亦有樂據此則不得兼殷為說矣商頌那疏云禮文殘缺鄭以異于周者即便推為夏殷未必食嘗無樂非夏禮也說甚破的今依詩疏及延平周氏說定為夏制

白虎通明堂記曰禹納蠻夷之樂于太廟

右夏廟享之樂

詩商頌那序那祀成湯也微子至于戴公其間禮樂廢壞有正考甫者得商頌十二篇于周之太師以那為首

疏那之詩者祀成湯之樂歌也成湯創業垂統制禮作樂後世以時祀之詩人述其功業而作此歌也

猗與那與置我鞉鼓奏鼓簡簡衎我烈祖湯孫奏假綏我思成鞉鼓淵淵嘒嘒管聲既和且平依我磬聲於赫湯孫穆穆厥聲庸鼓有斁萬舞有奕我有嘉客亦不夷懌自古在昔先民有作温恭朝夕執事有恪顧予烝嘗湯孫之將

傳猗歎辭那多也鞉鼓樂之所成也夏后氏足鼓殷人置鼓周人縣鼓衎樂也烈祖湯有功烈之祖也假大也嘒嘒然和也平正平也依倚也磬聲之清者也以象萬物之成周尚臭殷尚聲於赫湯孫盛矣湯為人子孫也大鐘曰庸斁斁然盛也奕奕然閑也夷悦也先王稱之曰在古古曰在昔昔曰先民有作

有所作也恪敬也　箋奏鼓奏堂下之樂也以金奏堂下諸縣其聲和大簡簡然以樂我功烈之祖成湯湯孫太甲又奏升堂之樂弦歌之乃安我以所思而成之謂神明來格也磬玉磬也堂下諸縣與諸管聲皆和平不相奪倫又與玉磬之聲相依亦謂和平也此樂之美其聲鐘則斁斁然有次序其干舞又閑習其禮儀溫溫然恭執事薦饌則又敬也

朱子集傳磬玉磬也堂上升歌之樂非石磬也庸鏞通上文言鞉鼓管籥作于堂下其聲依堂上之玉磬無相奪倫者至于此則九獻之後鐘鼓交作萬舞陳于庭而祀事畢矣

陳氏樂書堂上言依我磬聲則戛擊鳴球搏拊琴瑟之類舉矣堂下言鞉鼓管鏞則柷敔笙簫之類舉矣那祀成湯詳于樂而畧于禮者以其祖有功而樂象功故也烈祖祀中宗言清酤和羹之禮而不及樂者以其宗有德而禮成德故也閟宮言萬舞洋洋美其形容之衆大也此言萬舞有奕美其綴兆之衆大也由是觀之萬舞之舞在商為大濩在周為大武周官皆以大司樂掌之其為衆大可知先儒謂以武王用

萬人定天下言之過也

李氏光地曰鐘有頌鐘有笙鐘磬亦有頌磬有笙磬庸即頌也與歌聲相應者也此庸字亦當包鐘磬然乃在縣者與上玉磬別也虞書云笙鏞以間此直言庸以人聲為重也以虞周之樂推之庸鼓有斁當為間歌萬舞有奕當為合樂蓋未至間歌則笙鏞未舉未至合樂則萬舞未陳而上管聲磬聲之相依者則渾升歌下管而言之實則兩段也

烈祖序烈祖祀中宗也箋中宗殷王太戊湯之元孫也疏烈祖詩者祀中宗之樂歌也謂中宗旣崩之後子孫祀之詩人述中宗之德陳其祭時之事而作此歌焉

嗟嗟烈祖有秩斯祜申錫無疆及爾斯所旣載清酤賚我思成亦有和羮旣戒旣平鬷假無言時靡有爭綏我眉壽黃耇無疆約軧錯衡八鸞鶬鶬以假以享我受命溥將自天降康豐年穰穰來假來饗降福無疆顧予烝嘗湯孫之將

朱子集傳此亦祀成湯之樂

殷武序殷武祀高宗也疏殷武詩者祀高宗之樂歌也高宗前世殷道中衰宮室不脩荆楚背叛高宗有德中興殷道伐荆楚修宮室子孫美之詩人追述其功而歌此詩也經六章首章言伐楚之功二章言責楚之義三章四章五章述其告曉荆楚末章言其修治寢廟皆是高宗生存所行故于祀而言之以美高宗也

撻彼殷武奮發荆楚罙入其阻裒荆之旅有截其所湯孫之緒維女荆楚居國南鄉昔有成湯自彼氐羌莫敢不來享莫敢不來王曰商是常天命多辟設都于禹之績歲事來辟勿予禍適稼穡匪解天命降監下民有嚴

不僭不濫不敢怠遑命于下國封建厥福商邑翼翼四方之極赫赫厥聲濯濯厥靈壽考且寧以保我後生陟彼景山松柏丸丸是斷是遷方斲是虔松桷有梴旅楹有閑寢成孔安

朱子集傳舊說以此為祀高宗之樂此蓋特為百世不遷之廟不在三昭三穆之數既成始祔而祭之之詩也

禮記郊特牲殷人尚聲臭味未成滌蕩其聲樂三闋然

後出迎牲聲音之號所以詔告于天地之間也注滌蕩猶搖動也疏殷不尚氣而尚聲謂先奏樂也不言夏或從虞也臭味未成謂未殺牲也殷尚聲故未殺牲先搖動樂聲以求神也闋止也奏樂三徧止乃迎牲入殺鬼神在天地之間故用樂之音聲號呼告于天地之間庶神明聞之是求陽之義也

陳氏樂書凡聲陽也商人之祭先求諸陽而已商頌那祀成湯也樂之所依者磬聲其名學以瞽宗則主以樂教瞽之所宗皆尚聲之意也

應氏鏞曰殷人尊鬼嚴于求神樂闋至三而後迎牲滌蕩者滌除洗雪于塵埃之境播散發越于虛無之

中使無一毫之隔礙也聲音之號者以聲音而號召之若以言語而詔告之天地之間虛曠洞達無不響答也

右商廟享之樂

周禮春官樂師凡樂掌其序事治其樂政

李氏光地曰凡祭饗之事也序事者陳列之次序樂政者作樂之政令

典庸器掌藏樂器及祭祀則帥其屬而設筍簴注設筍簴視瞭當以縣樂器焉橫者為筍從者為鐻疏設筍簴視瞭當以縣樂器焉直云設明是視瞭縣之可知

陳氏樂書樂出于虛而寓于器本于情而見于文寓于器則器異異簴見于文則文同同筍古者以梓人

為筍簴鐘簴飾以贏屬磬簴飾以羽屬器異異簴故也鐘磬之筍皆飾以鱗屬其文若竹筍然文同同筍故也筍則横之而設以崇牙其形高以峻簴則植之而設以業其形直以舉靈臺詩曰虡業維樅賁鼓維鏞有瞽詩曰設業設虡崇牙樹羽明堂位曰夏后氏之龍簨虡由是推之筍虡之制非特商周有之自夏后氏已然也鬻子曰大禹銘于筍簴教寡人以道者擊鼓教以義者擊鐘教以事者振鐸語以憂者擊磬語以訟者揮鞀其言雖不經見彼盖有所受亦足考信矣

小胥正樂縣之位王宮縣諸侯軒縣卿大夫判縣士特縣辨其聲凡縣鐘磬半為堵全為肆

李氏光地曰樂縣謂鐘磬之屬縣于筍簴者宮縣如宮牆然四面縣也軒縣如軒車然三面縣也判縣東

西縣也特縣一面縣也既正其位又因而辨其聲也凡鐘磬編縣之二八十六枚而在一虡謂之堵鐘一堵磬一堵謂之肆此所謂縣者皆肆也若諸侯之卿大夫半天子之卿大夫西縣鐘東縣磬士亦半天子之士則縣磬而已所謂堵也

眡瞭掌太師之縣

李氏光地曰縣之使得其位

蕙田案儀禮大射儀樂人宿縣于阼階東笙磬西面其南笙鐘其南鑮皆南陳建鼓在阼階西南鼓應鼙在其東南鼓西階之西頌磬

東面其南鑮皆南陳一建鼓在其南東鼓朔鼙在其北一建鼓在西階之東南面蕩在建鼓之間鼗倚于頌磬西紘樂縣之位見于經者如此廟庭之縣當亦相近至編鐘編磬各案律吕亦必有位眡瞭當掌之而大司樂大胥復展其聲而察其合否也

大胥比樂官展樂器

李氏光地曰比校也展省也皆所以待合樂而為有事之用也

大司樂凡樂事大祭祀宿縣遂以聲展之注叩聽其聲具陳次之以知完否　疏言宿縣者皆于前宿預縣之遂以聲展之者謂相扣使作樂聲而展省聽之知其完否善惡也　鄭氏鍔曰作樂之時樂縣之位正于小胥既掌辨其聲矣又扣擊其聲而展省之者欲其知宮商不爽金石諧和庶其奏可以格神祇也

陳氏禮書樂縣周官小胥王宮縣諸侯軒縣卿大夫判縣士特縣凡縣鐘磬半為堵全為肆盖縣鐘十二為一堵二堵為一肆堵言合是以為宮肆言全而後可以陳列也宮縣象宮室軒縣闕其南判縣左右之

合特縣于東方或階間而已諸侯之卿大夫半天子之卿大夫諸侯之士半天子之士則天子之卿大夫判縣東西各一肆東西各有鐘磬諸侯之卿大夫判縣東西各一堵東磬西鐘天子之士特縣南一肆諸侯之士特縣南一堵有磬無鐘考之儀禮大射于羣臣備三面而已非軒縣也先儒以為宮縣四面皆鐘磬鎛軒縣三面亦鐘磬鎛判縣有鐘磬而無鎛特縣有磬而無鐘大射避射位北方鼔而已此說是也然則諸侯非大射則

阼階之建鼓蓋在東而南陳應鼙在其北與朔鼙相應然則大射阼階北方之鼓非其常位也禮器曰廟堂之下懸鼓在西應鼓在東是也北齊之制宫懸各設十二鐘於其辰位四面設編鐘編磬各一簴合二十架設建鼓於四隅郊廟會同用之此或髣髴古制歟鄉射笙入立於縣中西面則東縣磬而已鄉飲磬階間縮霤笙入磬南則縮縣磬而已此士特縣之制也鄉射避射位故縣在東鄉飲非避射位故縣在南

鄉射有卿大夫詢衆庶之事鄉飲酒乃卿大夫之禮皆特縣者以詢衆庶賓賢能非為己也故皆從士制燕禮諸侯之禮而工止四人以從大夫之制其意亦若此歟鄭康成曰鐘磬二八在一簴為一堵杜預曰縣鐘十六為一肆服虔曰一縣十九鐘十二鐘當十二辰更加七律後周以鐘磬七正七倍而縣十四梁武帝以濁倍三七而縣二十一後魏公孫崇以鐘磬正倍參縣之正聲十二倍聲十二而縣二十四隋牛洪據周官鄭

之說及樂緯宮為君商為臣君臣皆尊各置一枚故後周十四而縣十六唐制分大小二調以二十四枚為大調各有正倍轉通諸均天地宗廟蜡祭大架用之十六枚為小調正通黄鍾林鍾二均釋奠宗廟等小架用之至於登歌燕樂亦縣十四或七枚為一格宋因前代之制止用十六枚以十二枚為正鐘四枚為清鐘然考之於經先王之樂以十有二律為度數以十有二聲為之齊量國語伶州鳩曰古者神瞽考

中聲而量之以制度律均鐘紀之以三平之以六成於十二天之道也唐段安節樂府雜録曰雅部十二鐘每架各編鐘十二各依律呂然則州鳩安節之所述皆與禮合是古者凡縣鐘磬不過十二而旋宫備矣後世增之以至十四十六十九二十一二十四唐兼用之以二十四為大調而其下至於七枚而已葢皆惑於清倍之法然也或曰左氏云中聲以降五降之後不容彈矣則降用半律為清聲矣國語武王以夷則之上宫畢陳以黄鐘之下宫布戎則上宫聲高為清聲矣以至晉師曠師延

之時亦有清角清徵晉人笛法正聲應黃鐘下徵應林鐘則清聲所由來遠矣特其用多寡不同故有十三管之和十九管之巢三十六簧之竽二十五絃之瑟則清聲寓于其中可知矣後世儒者以漢成帝犍為郡水濱得古磬十六枚正始中徐州薛城送玉磬十六枚於是多宗鄭氏二八之說用四清聲以謂夷則南呂無射應鐘四宮管短則減黃鐘大呂太蔟姑洗四管之半以為清聲而應之則樂音諧矣

蕙田案編鐘十六鄭氏說是陳氏未的詳見後樂器門

又案以上周廟享宿縣樂器

周頌清廟序清廟祀文王也周公既成洛邑朝諸侯率

以祀文王焉疏清廟詩者祀文王之樂歌後乃用之于樂以為常歌也故禮記每云升歌清廟是其事也

於穆清廟肅雝顯相濟濟多士秉文之德對越在天駿奔走在廟不顯不承無射于人斯

朱子集傳此周公既成洛邑而朝諸侯因率之以祀文王之樂歌書稱王在新邑烝祭歲文王騂牛一武王騂牛一實周公攝政之七年而此其升歌之辭也書大傳曰周公升歌清廟苟在廟中嘗見文王者愀

然如復見文王焉樂記曰清廟之瑟朱絃而疏越一倡而三歎有遺音者矣鄭氏曰朱絃練朱絃練則聲濁越瑟底孔也疏之使聲遲也倡發歌句也三歎三人從歎之耳漢因秦樂乾豆上奏登歌獨上歌不以筦絃亂人聲欲在位者徧聞之猶古清廟之歌也

尚書大傳古者帝王升歌清廟大瑟練弦達越大琴朱弦達越以韋為鼓謂之搏拊何以也注練弦朱弦互文也越下孔也凡練弦達越搏拊者象其德寛和君子有大人聲不以鐘鼓竽瑟

之聲亂人聲清廟升歌者歌先人之功烈德澤也故欲其清也其歌之呼也曰於穆清廟於者歎之也穆者敬之也清者欲其在位者徧聞之也故周公升歌文王之功烈德澤苟在廟中嘗見文王者愀然如復見文王故書曰搏拊琴瑟以詠祖考來格此之謂也

宗元案清廟祀文王固是序又謂周公旣成洛邑朝諸侯則是東都之廟而非鎬京矣烏有周頌開篇不首西都之頌而反首東都者

乎朱子引書王在新邑云云亦仍其訛不知東都之文王廟頌自在卷末酌篇而前儒亦皆誤解之也今但以證清廟為升歌之樂而引之故未暇駁正爾

禮記樂記清廟之瑟朱弦而疏越一唱而三歎有遺音者矣注清廟謂作樂歌清廟也朱弦練朱弦練則聲濁越瑟底孔也畫疏之使聲遲也倡發歌句也三歎三人從歎之耳疏清廟之瑟謂歌清廟之詩所彈之瑟也朱弦案虞書傳云古者帝王升歌清廟之樂大瑟練弦此云朱弦明練之可知也不練則體勁而聲清練則絲熟而弦濁瑟兩頭有孔疏通之使兩頭孔相連孔

小則聲急孔大則聲遲弦聲既濁瑟聲又遲是其質素初一唱之時但有三人賛歎之言歎者少也雖然有遺餘之音以其貴在于德所以有遺音人念之不忘也

陳氏樂書清廟而以朱弦疏越之瑟和之使人知樂意所尚非在乎極音者也且得毋遺音乎老子所謂大音希聲此也

朱子曰一倡三歎葢一人倡而三人和也今解者以為三歎息非也

陸氏佃曰一倡而三歎所謂嗟歎之不足故詠歌之於是為至遺猶忘也言造其極者忘其粗也遺音與

味其於禮樂可謂真得矣

輔氏廣曰三歎謂聞者嘆其有遺音也有遺音言弗盡其音也有遺味言弗盡其味也於此有所遺則於彼有所盡矣

蕙田案陸氏輔氏二說可並存

大戴禮禮三本篇清廟之歌一倡而三歎縣一磬而尚搏拊朱弦而通越

蕙田案縣一磬者堂上之玉磬商頌曰依我磬聲是也其編磬則在堂下

禮記祭統聲莫重於升歌此周道也

方氏慤曰經言升歌清廟清廟者文王之詩故重升歌

大嘗禘升歌清廟注清廟頌文王之詩也

陳氏樂書清廟頌文王清明之德歌于堂上也

明堂位升歌清廟疏升升堂也升樂工于廟堂而歌清廟詩也清廟以文王有清明之德祭之于廟而作頌也

周禮春官大師大祭祀帥瞽登歌令奏擊拊注鄭司農云登歌歌者在堂也付字當為拊書亦或為拊樂或當擊或當拊登歌下管貴人聲也元謂拊形如鼓以韋為之著之以

鞻疏謂凡大祭之時大師有此一事言帥瞽登歌者
謂下神合樂皆升歌清廟故將作樂時大師帥瞽取瞽人
登堂于西階之東北面坐而歌者與瑟以歌詩也令奏
擊拊者拊所以導引歌者故先擊拊瞽乃歌也歌者出
聲謂之奏故云奏也又曰鄭云樂或當擊或當拊者先
鄭之意擊拊謂若尚書云擊石拊石皆是作用之名拊
非樂器后鄭不從者此擊拊謂若下文鼓鞉及擊應鼙
之類彼鞉鼙是樂器則知此拊亦樂器也元謂拊形如
鼓以韋為之著之以糠者此破先鄭拊非樂器知義如
此者約白虎通引尚書大傳云拊革裝之以糠今書傳
無者在
三逸中

王氏禹昭曰擊拊即書云擊石拊石此堂上之樂也
小師云登歌擊拊則擊拊者小師而大師令奏之

黃氏度曰明堂位曰拊搏玉磬揩擊大琴大瑟中琴
小瑟四代之樂器也是登歌則擊磬戛擊琴瑟戛擊

搏拊皆擊義玉磬琴瑟皆有搏拊之名

小師大祭祀登歌擊拊注亦自有拊擊之佐大師令奏鄭司農云拊者擊石　疏鄭知小師亦自擊拊不共大師同擊拊者見大師下管鼓㮚此小師下管别自擊應鼙不同明擊拊亦别可知但小師佐大師耳引先鄭拊為擊石者先鄭上注已解拊與擊同後鄭不從今引之在下者以無正文引之或得為一義故也

胡氏伸曰拊革鼓也樂以登歌為貴凡以詠者舉堂上之樂

易氏祓曰登歌則瞽矇擊拊則小師大師令其奏而已

陳氏樂書拊之為器韋表穅裏狀則類鼓聲則和柔

倡而不和非徒鏗鏘而已書傳謂以韋為鼓白虎通謂拊革而穅是也其設堂上書所謂搏拊是也其用升歌大師所謂登歌則令奏擊拊是也書謂之搏拊明堂位謂之拊搏者以其或搏或拊莫適先後故也既謂之搏拊又謂之擊拊者拊之或擊或拊拊聲大小之辨書以擊石拊石為磬聲小大之辨意亦如此荀卿曰縣一鐘而尚拊大戴禮曰縣一磬而尚拊葢一鐘一磬特縣之樂也拊設於一鐘一磬之東其為

衆樂之倡可知矣大祭祀登歌擊拊固小師之職也太師則令奏之而已

李氏光地曰帥瞽登堂而歌將歌之時則令奏擊拊乃歌也大師令奏擊拊則小師擊拊擊拊者或當擊或當拊虞書曰戞擊鳴球搏拊琴瑟以詠政與此合然其下有笙鏞以間則間歌也簫韶九成則合樂也儀禮雖鄉樂亦有升歌笙入間歌合樂之四節則此大祭祀備四樂可知然禮不言者葢間則歌管之迭

作合則歌管之竝興而已故言登歌下管足以該之也

蕙田案李氏釋擊拊與尚書蔡傳同陳氏則一主注疏似李氏為是

禮記禮運列其琴瑟注列其琴瑟者琴瑟在堂而登歌書云搏拊琴瑟以詠是也

蕙田案琴瑟之聲和朱弦疏越一唱三歎貴人聲使不亂也

郊特牲歌者在上貴人聲也疏歌是人聲可貴故升之在堂上

馬氏晞孟曰歌者聲之發于口發于口者其聲精故歌者在上也

蕙田案以上升歌周廟享堂上之樂

詩周頌有瞽序有瞽始作樂而合乎祖也疏大合諸樂而奏之謂合諸樂器一時奏之即經所云鞉磬柷敔簫管之屬是也知不合諸異代樂者以序者序經之所陳止說周之樂器言既備乃奏是諸器備集然後奏之無他代之樂故知非合諸異代樂也

有瞽有瞽在周之庭設業設虡崇牙樹羽應田縣鼓鞉磬柷圉既備乃奏簫管備舉喤喤厥聲肅雝和鳴先祖是聽我客戾止永觀厥成傳業大板也所以飾栒為縣也捷業如鋸齒或曰畫之植

者為廣衡者為枸崇牙上飾卷然可以縣也樹羽置羽也應小鞞也田大鼓也縣鼓周鼓也鼗小鼓也柷木控也圉楬也　箋瞽矇也以為樂官者目無所見於音聲審也周禮上瞽四十人中瞽百人下瞽百六十人有視瞭者相之又設縣鼓田當作朄朄小鼓在大鼓旁應鞞之屬也聲轉字誤變而作田既備者懸也朄也皆畢已也乃奏謂樂作也簫編小竹管如今賣餳者所吹也管如遂併而吹之　疏毛以為始作大武之樂合於大廟之時有此瞽人其作樂者皆在周之廟庭矣既有瞽人又使人為之設其橫者之業又設其植者之虡其上刻為崇牙因樹置五采之羽以為之飾既有應之小鼓又有田之大鼓其鼓懸之虡業為懸鼓也又有鞉有磬有柷有圉皆視瞭設之於庭矣既備具乃使鼓人擊而奏之又有吹者編竹之簫併竹之管已備舉作之喤喤然和集其聲此等諸聲皆恭敬和諧而鳴不相奪理先祖之神於是降而聽之於時我客二王之後適來至止與

聞此樂其音感之長令多其成功謂感於和樂遂入善道也此樂能感人神為美之極故述而歌之鄭惟應田
俱為小鼓為異餘同文須如此者以樂皆瞽人為之故先言有瞽有瞽於瞽下言於周之庭則樂皆在庭矣周
人初改為懸故於諸樂先言懸事於虡業言設則柷圉以上皆蒙設文其簫管則執以吹之非所當設於乃奏
之下別言備舉助祭之人蓋應多矣獨言我客者以二王之後尊故特言之也周禮瞽矇為大師之屬職播鞉
柷圉簫管弦歌是瞽為樂官也釋器云大板為之業是業為大板也又解業之所用所以飾栒為懸也懸之橫
者為栒其上加之以業所以飾此栒而為懸設也其形刻之捷業然如鋸齒故謂之業或曰畫之謂既刻又畫
之以無明文故為兩解業即栒上之板與栒相配為一故通解栒虡之體植者為虡橫者為栒也知者以春官
典庸器冬官梓人及明堂位檀弓皆言栒虡而不言業此及靈臺言虡業而無栒文皆與虡相配栒虡業互見明

一事也名生於體而謂之為業則是其形捷業宜橫以置懸故知橫者為栒既言業所以飾栒則與之為一據栒定其橫植而業統名焉故不言橫曰業也栒業既橫虡者自然植矣釋器云木謂之虡郭璞云懸鐘磬之木木植者名虡虡既用木則栒亦木為之也又知崇牙上飾卷然可以為懸者靈臺云虡業維樅樅即崇牙上飾卷然可以為懸者也繫於業而言維明在業上為之故與此二文以互言業不言栒也虡者立於兩端栒則橫入於虡其栒之上加於大板側著於栒其上刻為崇牙以鋸齒捷業然故謂之業牙即業上之齒也故明堂位云夏后氏之龍簨虡殷之崇牙注云橫曰簨飾之以鱗屬以大板為之謂之業殷又於龍上刻畫之為重牙以掛懸紘是牙即業之上齒也以其形卷然得掛繩於上故言可以為懸也言掛懸紘者紘謂懸之繩也樹羽置羽者置之於栒虡之上角漢禮器制度云為龍頭及頷曰銜璧璧下有旄牛尾明堂位於崇牙之下又云周之

璧翣注云周人畫繪為翣戴以璧垂五采羽其下樹翣於簨之角上飾彌多是也知應小鞞者釋樂云大鼓謂之鼖小者謂之應是應為小鼓也大射禮應鼙在建鼓東則為應和建之鼓應鞞共文是為一器故知應小鞞也應既為小田宜為大故云田大鼓也明堂位云夏后氏之足鼓殷人楹鼓周人縣鼓是周法鼓始在懸故云懸鼓周鼓解此詩特言懸意也若然大射禮者是周禮也其樂用建鼓建鼓則殷之楹鼓也而大射用之者以彼諸侯射禮畧於樂備三面而已故無懸鼓也鞉者春官小師注云鞉如鼓而小持其柄搖之旁耳還自擊是也柷木椌圉楬者以樂記有椌楬之文與此柷圉為一故辨之言木椌者明用木為之言柷用木則圉亦用木以木可知而畧之太師注木柷敔也是二器皆用木也皋陶謨云合止柷敔注云柷狀如漆筩中有椎合之者投椎於其中而撞之敔狀如伏虎背上刻之所以止鼓謂之止釋樂云所以鼓柷謂之止所以鼓敔謂之籈郭璞

云柷如漆筩方二尺四寸深一尺八寸中有椎柄連底挏之令左右擊止者其椎名也敔如伏虎背上有二十七鉏鋙刻以木長尺櫟之籈者其名也此等形狀蓋依漢之天子樂而知之其枸簨圉敔古今字耳瞽矇有視瞭者相之又使此視瞭設懸鼓因明設業以下皆視瞭設之非瞽自設也春官序於瞽矇之下云視瞭三百人則一瞽一視瞭也注云瞭目明者也其職云掌太師之懸凡樂事相瞽注云太師當懸則為之相謂扶工是主相瞽又設懸也以經傳皆無田鼓之名而田與應連文皆在懸鼓之上應者應大鼓則田亦應之類太師職云下管播樂器令奏鼓朄注云為大鼓先引是古有名朄引導鼓故知田當為朄是應鞞之屬也簫編小竹管者釋樂云大簫謂之言小者謂之筊李巡曰大簫聲大者言言也小者聲揚而小故言筊筊小也郭璞曰簫大者編二十二管長尺四寸小者十六管長尺二寸一名籟易通卦驗云簫長尺四寸風俗通云簫參差象鳳翼十

管長二尺其言管數長短不同蓋有大小故也要是編小竹管為之耳如今賣餳者所吹其時賣餳之人吹簫以自表也史記稱伍子胥鼓腹吹簫乞食吳市亦為自表異也管如篴併而吹之謂並吹兩管也小師注云管如篴形小併兩而吹之今大予樂官有之是也釋樂云大管謂之簥李巡曰聲高大故曰簥簥高也郭璞曰管長尺圍寸併漆之有底賈氏以為如篪六孔

蕙田案春官小師賈疏引廣雅云管象簫長尺圍寸八孔無底八孔者蓋傳寫誤當從六孔為正此疏引郭璞云管長尺圍寸併漆之有底案志稱十二管斷兩竹節間而為之則

當以無底爲是

何氏楷曰傳曰黄帝使神瞽考中聲夏書曰瞽奏鼓禮曰御瞽幾聲之上下詩曰矇瞍奏公國語曰矇瞍修聲則瞽矇之職自古以固然非特周也筍簴所以架鍾磬崇牙璧翣所以飾筍虡夏后氏飾以龍而無崇牙商飾以崇牙而無璧翣至周則極文而三者具矣爾雅云大鼓謂之鼖小者謂之應毛傳訓應爲小鞞孔云此大射禮應鞞也陳祥道云大射有朔鼙應

鼙詩又以應配輮則朔鼙乃輮鼓也以其引鼓焉故曰輮以其始鼓焉故曰朔是以儀禮有朔無輮周禮有輮無朔猶儀禮之元酒周禮之明水其寔一也鄭氏以應與輮及朔為三鼓恐不然也大射建鼓南鼓應鼙亦南鼓而居其東建鼓東鼓朔鼙亦東鼓而居其北則鼙與鼓皆建而鼙常在其左矣朔作而應應之朔在西應在東則凡樂之奏常先西矣案周禮大師職云大祭祀帥瞽登歌令奏擊拊下管播樂器令

奏鼓𣙜大饗亦如之小師職云大祭祀登歌擊拊下管擊應鼓徹歌大饗亦如之是則鼓𣙜擊應皆在堂上擊拊之時而鼓𣙜職於太師擊應職於小師則應比𣙜為賤矣儀禮應鞞朔鞞舊說謂應鞞者應朔鞞也朔者始也先擊朔鞞次擊應鞞擊應繼鼓𣙜而起亦取其與𣙜相應故名應耳陳暘云於歌言登則知管之為降於管言下則知歌之為上堂上之樂衆矣其所待以作者在乎奏擊拊堂下之樂衆矣其所待

以作者在乎奏鼓𣪠舜之作樂言拊詠於上言蕢鼓
於下樂記亦曰會守拊鼓蓋拊為衆器之父鼓𣪠為
衆聲之君以拊為父凡樂待此而作者有子道焉以
鼓𣪠為君凡樂待此而作者有臣道焉又云堂下之
樂以管為本器之尤小者也應之為鼓鞞之尤小者
也禮器曰縣鼓在西應鼓在東作樂及其小者乃所
以為備也太師大祭祀擊拊鼓𣪠亦此意歟當堂上
擊拊之時則堂下擊應鼓𣪠以應之然後播鼗而鼓

矣應施於擊拊又施於歌徹其樂之始終歟縣鼓毛

云周鼓也明堂位云夏后氏之足鼓殷人楹鼓周人

縣鼓陳暘云昔少昊氏造建鼓夏后氏加四足商人

貫之以柱周人懸而擊之縣鼓本出於建鼓則縣鼓

大鼓也應田縣鼓先小後大所以為備樂也愚案路

鼓鼖鼓皆為大鼓以周禮考之則此縣鼓乃路鼓陳

祥道以為晉鼓非也周禮鼓人職云以雷鼓鼓神祀

以靈鼓鼓社祭以路鼓鼓鬼享此祭宗廟故知為路

鼓也鞉鄭玄云如鼓而小持其柄揺之旁耳還自擊

劉熙云鞉導也所以導樂作亦作鼗爾雅云大鼗謂

之麻小者謂之料又作鞀月令云修鞀鞞先儒謂小

鼓有柄曰鞀大鞀曰鞞愚案此鼗即路鼓也周禮大

司樂職云靁鼓靁鼗冬日至於地上之圜丘奏之若

樂六變則天神皆降可得而禮矣靈鼓靈鼗夏日至

於澤上之方丘奏之若樂八變則地示皆出可得而

禮矣路鼓路鼗於宗廟之中奏之若樂九變則人鬼

可得而禮矣陳暘云鼗於鼓為小所以兆奏鼓者也

鼓以節之鼗以兆之作樂之道也鼓則擊而不播鼗

則播而不擊雷鼓雷鼗六面而工十有二以二人各

直一面左播鼗右擊鼓故也靈鼓靈鼗八面而工十

有六路鼓路鼗四面而工八人亦若是歟商頌言置

我鞉鼓則鞉與鼓同植非有播擊之異與周制差殊

矣盖鞉兆奏鼓者也作堂下之樂必先鼗鼓者豈非

樂記所謂先鼓以警誡之意歟又云鞉鼓二者以同

聲相應故祀天神以雷鼓雷鼗祭地示以靈鼓靈鼗
享人鬼以路鼓路鼗樂記亦以鞉鼓合而爲德音周
官少師亦以鞉鼓并而鼓之也磬頌磬笙磬也陳暘
云大射之儀樂人宿縣於阼階東笙磬西面西階之
西頌磬東面蓋應笙之磬謂之笙磬應歌之磬謂之
頌磬笙磬在東而面西頌磬在西而面東頌磬歌於
西是南鄉北鄉以西方爲上所以貴人聲也笙磬吹
於東是以東方爲下所以賤匏竹也大射鼗倚於頌

磬西紘頌磬在西而有紘是編磬在西而以頌磬名
之特磬在東而以笙磬名之又云䜭堂下之樂也磬
堂上之樂也堂下之䜭播則堂上之磬作矣故視瞭
以播䜭為先而擊頌磬笙磬次之商頌言鞉鼓淵淵
繼之依我磬聲亦是意也柷毛云木椌也圉通作敔
毛云楬也陳祥道云柷方二尺四寸陰也敔二十七
鉏鋙陽也樂作陽也以陰數成之樂止陰也以陽數
成之固天地自然之理徐光啟云柷之制中虛盖聲

之所出以虛為本也圉之制中寔葢聲之所止則歸
寔也王邦直云樂記曰聖人作為椌楬柷敔椌楬皆
一物而異名不言柷敔而言椌楬者柷以中虛為用
而聲出焉故又謂之椌敔以伏虎為形而聲伏焉故
又謂之楬葢聲之出也樂由之合聲之伏也樂由之
止焉亦陰陽之義也陳暘云鞉所以兆奏鼓堂下之
樂也磬則上聲而遠聞堂上之樂也堂上堂下之樂
備奏其合止有時制命於柷圉而已既備者鄭云懸

也陳也皆畢已也奏者動作之義此則指金奏而言
凡樂必先奏鐘以均諸樂所謂鐘即十二律之鐘也
以周禮大司樂考之奏黄鍾歌大呂舞雲門以祀天
神云云此詩言先祖是聽則其所奏可知也賈公彦
云奏者奏擊以出聲故據鐘而言歌者發聲出音故
據聲而說亦互而通也欲作樂先擊此二者之鐘以
均諸樂是以鐘師云以鐘鼓奏九夏鄭云先擊鐘次
擊鼓論語云始作翕如鄭云始作謂金奏也又案周

禮鐘師掌金奏凡樂事以鐘鼓奏九夏大司樂職亦云凡大祭祀王出入則令奏王夏尸出入則令奏肆夏牲出入則令奏昭夏彼所謂奏雖兼用鐘鼓而以金為主故名金奏則此詩云乃奏或即指三夏之奏亦未可知要之當據鐘而言也管以笙言與商頌嘒嘒管聲不同舉説文云對舉也簫管之樂俱在堂下備舉而作之則堂下之器無或遺者矣上文但述樂器之名而已此或言奏或言舉互相備也陳暘云周

官眡瞭掌凡樂事播鼗擊頌磬笙磬小師掌教鼓鼗柷敔塤管簫瞽矇掌播鼗柷敔塤簫管是皆先鼗而磬次之先柷敔而簫管次之是詩言鞉磬柷圉繼之簫管備舉固作樂之序也論備樂而不及舞者舞所以節八音也言八音則舞舉矣喤喤厥聲二句以堂上之樂言厥聲人聲謂登歌也

蕙田案此詩以有瞽有瞽在周之庭說起則下所陳皆堂下之樂無疑何氏以奏為金奏

據鐘言之其說可通至訓管為匏訓厥聲為登歌則不免穿鑿附會又攷升歌時堂下之吹不作下管時堂上之歌不作間歌時堂上堂下更迭歌吹亦不一時並作何氏謂堂上擊拊時堂下擊應鼔𥢶以應之非也笙磬亦編見儀禮鄭注何氏以笙磬為特磬亦非也

朱氏公遷曰此皆堂下之樂

周禮春官大師下管播樂器令奏鼔𥢶

李氏光地曰下堂下也堂下之樂以管為主而樂器從之下管之時樂器既播亦令奏鼓朄管乃作也朄小鼓也案虞書曰下管鼗鼓其文正與此合

小師下管擊應鼓注應鼙也應與朄及朔皆小鼓也其所用別未聞　疏鄭知應是應鼙及有朔鼙者案大射建鼓在阼階西南鼓應鼙在其東以是知應是應鼙彼又云一建鼓在于西階之西朔鼙在其北是知有朔鼙也知皆小鼓者擊鼓者即事之漸先擊小後擊大故大射云應鼓在其東朔鼙在其北鼙者皆在人右鄭彼注云便其先擊小後擊大既便其事是鼙皆小鼓也云其所用別未聞者此上下祭祀之事有應有朄無朔大射有朔有應無朄凡言應者應朔鼙祭祀既有應明有朔但無文不可強定之故云用別未聞也

鄭氏鍔曰及下管則擊應鼓大師令奏鼓㯻小師則擊應鼓不鼓㯻蓋㯻者所以引衆鼓而應則以為衆鼓之應也周頌所謂應㯻懸鼓正謂是

王氏昭禹曰應鼙為㯻鼓之和㯻鼓為應鼙之引㯻必有應應必有㯻互相備也

陳氏樂書道以無所因為上以有所待為下管之為器有所待而聲發焉非若歌之出於人聲而無所因者也故管為堂下之樂儀禮曰下管新宮是也堂下之樂以管為本器之至小者也應之為鼓鞞之尤小者也下管擊應鼓蓋言稱也禮器曰縣鼓在西應鼓

在東詩曰應田縣鼓爾雅曰大鼓謂之鼖小鼓謂之應大祭祀下管擊應鼓是作樂及其小者乃所以為備也大師大祭祀擊拊鼓棘亦此意歟

禮記禮運列其管磬鐘鼓疏管磬鐘鼓堂下之樂書云下管鼗鼓笙鏞以間是也其

歌鐘歌磬亦在堂下

陳氏樂書先王作樂莫不文之以五聲播之以八音故列琴瑟於南列管於東列磬於西列鼓於北所以正其位也然琴瑟絲音也與厎同於尚宮管竹音也與匏同於利制鼓革音也與木同於一聲磬石音也鐘金音也故舉絲以見厎舉竹以見匏舉革以見木而五聲八音具矣

蕙田案疏堂下之說是也陳氏南北東西之位又與白虎通不合白虎通云笙在北方柷在東北方鼓在東方琴在南方塤在西南方鐘在西方磬在北方

禮器廟堂之下縣鼓在西應鼓在東注犧尊縣鼓俱在西禮樂之器尊西也小鼓謂之應 疏縣鼓大鼓也在西方而縣之應鼓謂小鼓也在東方而縣之

蕙田案應鼓孔疏以為縣之則亦是縣鼓矣周希聖以為以縣鼓而對應鼓則應鼓非縣

乃提之者也云提之亦未是應鼓𨻰鼓朔鼓皆小鼓豈皆提之者乎

祭統夫大嘗禘下而管象朱干玉戚以舞大武八佾以舞大夏此天子之樂也注管象吹管而舞武象之樂也朱干赤盾戚斧也此武象之舞所執也佾猶列也大夏禹樂文舞也執羽籥文武之舞皆八列互言之耳

陳氏樂書清廟頌文王清明之德歌于堂上以示之維清奏文王象武之事管於堂下以示之大武武王之樂也朱干玉戚以舞之所以象征誅大夏姒禹之樂也八佾以舞之所以象揖遜周公之廟得用天子之樂雖歌舞以之可也大嘗禘用天子禮樂如此則郊社可知矣

陸氏佃曰言下而管象則升歌之人下而又管象之

蕙田案凡樂升歌在上下管在下堂上堂下更代迭奏謂之間歌堂上堂下一時並作謂之合樂陸氏以為升歌之人下而又管象恐不切事理

明堂位下管象朱干玉戚冕而舞大舞皮弁素積裼而舞大夏注象謂周頌武也以管播之朱干赤大盾也戚斧也冕冠名也諸公之服自袞冕而下如王之服也大武周舞也大夏夏舞也　疏下堂下也管匏竹在堂下故云下管堂下吹管以播象武之詩故云下管

象也案詩維清奏象舞襄二十九年見舞象箾南籥知非文王之樂必以為大武武王樂者經云升歌清廟下管象以父詩在上子詩在下故知為武王樂也朱干玉戚者赤質玉飾斧也冕而舞大武者王着衮冕執赤質玉斧而舞武王伐紂之樂也上云下管象謂吹大武詩此云舞大武謂大武之舞也皮弁三王之服裼見美也大夏夏禹之樂也王又服皮弁裼而舞夏后氏之樂也六冕是周制故用冕而舞周樂皮弁是三王服故用皮弁舞夏樂也周樂是武武質故不裼夏家樂文文故裼也若諸侯之祭各服所祭之冕而舞祭統冕而總干以樂王尸是也

陸氏佃曰大享之禮與宗廟同故亦升歌清廟下管象武繼之夏籥序興是也養老之禮則異於大享故升清廟下管象其舞則大武而已無夏也蓋武降大夏一等文王世子登歌清廟下管象舞大武是也燕

禮則有勺而無大武蓋勺降大武一等儀禮所謂升歌鹿鳴下管新宮遂合舞樂合樂則勺是也

郊特牲匏竹在下

陳氏禮書舜之時堂上有戛擊堂下有柷敔堂上有鳴球堂下有石磬堂上有搏拊堂下有鼗鼓也詩言設業設虡崇牙樹羽應田縣鼓鞉磬柷圉簫管備舉皆在周之庭儀禮樂虡皆在兩階之間此堂下之樂也商頌曰鞉鼓淵淵嘒嘒管聲既和且平依我磬聲以言堂下之管鼓依我堂上之磬聲也詩注玉磬也觀周

書有天球春秋之時齊國佐以玉磬賂晉魯饑文仲以玉磬告糴于齊荀卿曰縣一鐘而尚拊大戴禮曰縣一磬而拊搏則自虞至周堂上皆有玉磬矣有磬必有鐘此荀卿所以有一鐘之說也燕禮鄉射大射皆席工于西階上北面東上則堂上之樂蓋皆西陳而北面也儀禮工入則瑟先歌後獻工亦瑟先歌後而樂正常立于西階東周禮登歌先擊拊是樂正居東歌在瑟西而瑟又在拊西其他不可考也周禮鼓

人以晉鼓鼓金奏鎛師掌金奏之鼓鐘師以鐘鼓奏九夏記曰入門而懸興春秋傳曰入門而金作國語曰金不過以動聲又曰金石以動之先儒謂凡樂先擊鐘次擊鼓是也小胥下管播樂器令奏鼓朄瞽矇眡瞭凡樂事先播鼗朄則引大鼓者也鼗兆鼓者也觀眡瞭播鼗擊頌磬笙磬詩言鞉磬柷圉儀禮大射鼗倚于頌磬西紘言鼗必及磬設鼗必倚磬之紘是鐘磬作則鼗作矣及下管播樂器而樂具作焉乃鼓

𨻰以先之是鼗常在前而𨻰常在後也先王賜諸侯樂則以柷將之賜子男則以鼗將之以鼗不以𨻰則鼗先於𨻰可知矣鐘磬之應歌者曰頌鐘頌磬其應笙者曰笙鐘笙磬春秋傳有歌鐘與頌鐘頌磬之義同周禮有鐘笙笙師祭祀享射共其鐘笙之樂與笙鐘笙磬之意同先儒謂磬在東曰笙笙生也在西曰頌頌或作庸庸功也豈其然歟然頌磬在西笙磬在東朔鼙在西應鼙在東是堂下之樂貴西也堂下之樂貴西堂上之

樂上東者貴西所以禮賓上東於西階之上亦以其近賓故也觀鄉飲酒鄉射之用樂皆樂正告備於賓特燕禮告備于公以明君臣之分而已則樂為賓設可知矣

蕙田案以上下管興舞周廟享堂下之樂

周禮春官笙師凡祭祀共其鐘笙之樂注鐘笙與鐘聲相應之笙

黄氏度曰書曰笙鏞以間蓋笙與歌間作歌則以鐘節之獨出祭祀享射其他不出鐘笙鐘從笙也

眡瞭凡樂事播鼗擊頌磬笙磬

李氏光地曰言凡樂事於樂作之時則播鼗而又擊其頌磬笙磬也頌即庸也與歌聲相應者曰頌磬頌鍾與笙聲相應者曰笙磬笙鍾皆于樂既作而奏之故虞書曰下管鼗鼓笙鏞以間也惟擊磬不擊鍾者則磬師之屬擊之

蕙田案此周廟享間歌之樂　間代也堂上一歌堂下一吹迭相代也儀禮鄉飲燕禮間歌三終歌魚麗笙由庚歌南有嘉魚笙崇丘歌南山有臺笙由儀是也儀禮笙入三成以笙入間歌也即虞書笙鏞以間凡樂上下皆

同

大司樂以六律六同五聲八音六舞大合樂以致鬼神示

注大合樂者謂徧作六代之樂薦腥之後合樂之時用之也此所 疏云大合樂者據合樂即下云若樂六變若樂八變若樂九變之等彼據祭天下神此據正祭合樂若然合樂在下神後而文退下神在樂後者以下神用一代樂此用六代六代事重故進之在上若然下神不亞合樂而隔分樂之後者以分樂序之皆用一代此三禘下神亦用一代若不隔分樂恐其相亂且使一變二變之等與分樂所用樂同故三禘在下也云以致鬼神示者是據三禘而言云以和邦國以下亦據三禘之祭各包此數事故鄭引虞書以證宗廟云云大合樂者謂徧作六代之樂者此經六樂即上六舞故知徧作六代之樂言徧作樂而一時俱爲待一代訖乃更爲

故云徧作也

蕙田案以上周廟享合樂　合樂有二一則堂上堂下歌瑟及笙並作也儀禮鄉飲酒禮合樂三終周南關雎葛覃卷耳召南鵲巢采蘩采蘋孔子所謂關雎之亂洋洋盈耳者是也一則疏家謂徧作六代之樂樂記曰大章章之也咸池備矣韶繼也夏大也殷周之樂備矣是也此條大司樂云大合樂寔兼此二

義

乃奏夷則歌小呂舞大濩以享先妣注夷則陽聲第五小呂為之合小呂一名中呂先妣姜嫄也姜嫄履大人跡感神靈而生后稷是周之先母也周立廟祀后稷為始祖姜嫄無所袝是以特立廟而祭之謂之閟宮閟神之疏祭法不見先妣者以其七廟外非常故不言若祭當與二祧同亦享嘗乃止若追享自然及之矣閟宮婦人稱宮處在幽静故名廟為閟宮

易氏祓曰濩養也言成湯弔伐養天下也故大濩之樂起于夷則之申應以小呂之巳以享先妣而序于先祖之上蓋主乎姜嫄而先後與焉謂子孫之養皆原于此亦其類也

李氏光地曰周特尊事姜嫄故妣先于祖人道陰陽黍焉但以生物終始為義而已妣主育養自巳至申

萬物致養故用夷則小吕之合律也

乃奏無射歌夾鍾舞大武以享先祖注無射陽聲之下也夾鍾為之合夾鍾一名圜鍾先祖謂先王先公疏鄭據司服而言但司服以先王先公服異故別言此則先王先公樂合故合說以其俱是先祖故也

易氏祓曰武功也言武王偃武而卒其伐功故大武之樂起于無射之戌應以夾鍾之夘以享先祖而序于先妣之下蓋主乎后稷而先公與焉謂王業之大寔基乎此亦其類也

李氏光地曰自夘至戌萬物形就故用無射夾鍾之合律也六樂用律與舞皆以尊卑為次然于陰陽象各有合者又如此

陳氏禮書太師掌六律六同以合陰陽之聲陽聲黄鍾太蔟姑洗蕤賓夷則無射陰聲大吕應鍾南吕函鍾小吕夾鍾蓋日月所會在天而右轉辰者日月所會也謂之辰則會之時謂之次則會之所謂之宿以其宿於此謂之房以其集於此其寔一也斗柄所建在地而左旋轉旋雖殊而交錯貿見如表裏然故子合于丑寅合於亥辰合於酉午合於未申合於巳戌合於卯故大司樂奏黄鍾歌大吕以祀天神奏太蔟歌應鍾以祭地祇奏姑洗歌南吕以祀四望奏蕤賓

歌函鍾以祭山川奏夷則歌小吕以享先妣奏無射歌夾鍾以享先祖皆即其所合者用之也唐之祭社下奏太蔟上歌黄鍾趙慎言曰太蔟陽也位在寅應鍾陰也位在亥故斗建亥則日月會於寅斗建寅則日月會於亥是知聖人之制取合於陰陽歌奏之儀用符於交會今之祭祀上下歌奏俱是陽律有乖古法請改黄鍾為應鍾均此所謂知合聲也

李氏光地曰合辰之説以斗建交會左右相逢然天運日行則有歲差則今不與古合矣蓋星日有差而

氣候之寒溫晷刻之長短則不差也故交子月之一日必與交丑月之一日同交寅月之一日必與交亥月之一日同其餘合辰無不皆然古以斗建合朔為說者亦謂至此一日則斗柄移宮而日月遷次故指此以為標識焉爾今既天與歲差而此說不可用則當明其意焉可也

又曰十二月之合氣候晷刻相似十二律之合則分寸長短懸殊何也曰十二月之合其氣候晷刻則同矣然而陰陽之消長進退豈可同乎哉律也者寫陽氣之消長者也故亥則陽消於外而寅則陽息於中蓋相應而相反雖相反而寔相應者也故比而合之陰陽之道乃備發歛之氣乃和律之有合也又豈與天地不相似哉

凡樂黃鍾為宮大呂為角太蔟為徵應鍾為羽路鼓路

䨇陰竹之管龍門之琴瑟九德之歌九磬之舞于宗廟之中奏之若樂九變則人鬼可得而禮矣注人鬼則主后稷先奏是樂以致其神禮之以玉而祼焉乃後合樂而祭之黃鍾生于虛危之氣虛危為宗廟以此為宮用聲類求之凡五聲宮之所生濁者為角清者為徵羽鄭司農云路鼓路鼗兩面九德之歌春秋傳所謂水火金木土穀謂之六府正德利用厚生謂之三事六府三事謂之九功九功之德皆可歌也謂之九歌也玄謂路鼓路鼗四面陰竹生于山北者龍門山名九磬讀當為大韶字之誤疏先奏是樂以致其神者致神則下神也周之禮凡祭祀皆作樂下神乃薦獻薦獻訖乃合樂也云禮之以玉而祼焉乃後合樂而祭之者云禮之以玉據天地而祼焉據宗廟肆獻祼是也云黃鍾生于虛危之氣者以其黃鍾在子子上有虛危故云虛危之氣也云虛危為宗

廟者案星經虛危主宗廟故為宗廟之宮也宗廟用九德之歌者以九德為政之具故特異天地之神宗廟不言時節者祫祭也但殷人祫于三時周禮惟用孟秋之月為之

薛氏季宣曰人道終于北而本統乎東北方玄武虛危有宗廟之象故享人鬼用亥子丑之律黄鍾大吕應鍾是也然不可違其本統也太蔟為人統故兼取東方之律而以太蔟為徵

易氏祓曰享人鬼者以路鼓路鼗作之于始然後以陰竹之管龍門之琴瑟間歌于堂上又以禹九德之歌舜九磬之舞節樂于堂下蓋以路為人道之大九磬九德言后稷基于舜禹之世而奏之于宗廟者所以象王業之始也

蕙田案黄鍾為宮大吕為角太蔟為徵應鍾

為羽此四調各自為均非黄鍾一均兼此四聲蓋黄鍾為宫則黄鍾宫調也其起調畢曲之律即以黄鍾大吕為角則大吕角調也其起調畢曲之律則以仲吕太蔟為徵則太蔟徵調也其起調畢曲之律則以南吕應鍾為羽則應鍾羽調也其起調畢曲之律則以夷則蓋旋宫次序各以五聲六律求之則當之者名其調也鄭氏避之不用之說非是樂有

登歌有下管故郊特牲云歌者在上匏竹在下易氏乃謂以陰竹之管龍門之琴瑟閒歌于堂上又以禹九德之歌舜九磬之舞節樂于堂下則是堂上亦有管堂下亦有歌豈其然乎稽之傳記合以路鼓路鼗陰竹之管為堂下之樂以龍門之琴瑟為堂上之樂堂上堂下更遞迭奏為閒歌堂上堂下一時並奏為合樂九德之歌九磬之舞則合樂之事也

又案以上周廟享分用之樂　分樂有二一則以合辰之樂分用之即上二條享先妣先祖者是也一則以六代之樂分用之即此條以九德之歌九磬之舞於宗廟之中奏之者也分樂具此二義

鐘師掌金奏凡樂事以鐘鼓奏九夏

李氏光地曰金謂大鐘及鎛不編者也鎛比大鐘為小比編鐘則大也金奏擊此鐘鎛以為奏樂之節也鐘師擊鐘鎛鎛師擊鼓宋杜子春鄭康成皆以九夏為詩篇愚謂言歌又言奏者則有詩篇如騶虞貍首

采蘋采蘩是也言奏不言歌者則但如笙吹之類而無詩篇九夏是也杜鄭但以春秋傳肆夏文王鹿鳴並舉故斷為詩頌然既別言金奏工歌則二樂固有分矣

蕙田案李氏之言是也金奏鐘鼓交作既非所以和人聲若歌奏間作則又混于間歌是知金奏有奏而無歌也

鎛師掌金奏之歌注謂主擊晉鼓以奏其鐘鎛也然則擊鎛者亦眡瞭 疏鎛師不自擊鎛使眡瞭擊之但擊金奏之鼓耳鼓人職云以晉鼓鼓金奏金奏謂奏金金即鐘鎛以金為之故言金云眡瞭云樂作擊編鐘不言鎛鎛與鐘同類大小異耳既擊鐘明亦擊鎛故云亦眡瞭也

凡祭祀鼓其金奏之樂疏金奏之樂者即八音是也亦以晉鼓鼓之

王氏與之曰金鐘聲也奏者所以擊其鐘也

陳氏樂書周人名官多以小見大故鎛師掌金奏之鼓謂之鎛師猶守廟祧謂之守祧典同律謂之典同也今夫細鈞有鐘無鎛昭其大也大鈞無鐘甚大有鎛鳴其細也細鈞角徵也必和之以大故有鐘無鎛大鈞宫商也必和之以細故有鎛則鎛小鐘也晉語左氏鄭伯嘉納魯之寶鎛晉人賂魯侯歌鐘二肆及

其鎛韋昭杜預皆以為小鐘言歌鐘及其鎛則鎛小
鐘大可知鐘師掌金奏則大鐘也鎛師掌金奏則小
鐘也鄭康成曰鎛如鐘而大孫炎郭璞釋爾雅大鐘
謂之鏞鏞亦名鎛不亦失小大之辨乎許慎曰鎛鎛
于之屬所以應鐘磬也於理或然鐘師掌金奏之鼓
蓋有金而無鼓不足以作樂故鼓人掌六鼓四金之
音聲而晉鼓鼓金奏居一焉然則鎛師掌金奏之鼓
豈晉鼓歟

大司樂王出入則令奏王夏尸出入則令奏肆夏牲出入則令奏昭夏注三夏皆樂章名　疏王出入者據前文大祭祀而言王出入謂王將祭祀初入廟門及祭訖出廟門皆令奏王夏也尸出入謂尸初入廟門及祭祀訖出廟門皆令奏肆夏牲出入者謂二灌後王出迎牲及爓肉與體其犬豕是牲出入皆令奏昭夏先言王次言尸後言牲者亦祭祀之次也又曰此三夏即下文九夏皆是詩詩與樂為篇章故云樂章名也

鄭氏鍔曰說者以肆夏為時邁所謂肆于時夏允王保之是也王夏昭夏則無所考矣

王氏詳說曰九夏之名見于鐘師此特言三夏以三夏為九夏之大奏九夏者鐘師也令鐘師而奏三夏者大師樂也自納夏而下則鐘師自奏矣

蕙田案安溪李氏謂金奏無詩篇當是註云樂章或是奏而不歌也

又案以上周宗廟金奏之樂

右周廟享之樂

五禮通考卷七十